黄帝素問直解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三

錢塘高世栻士宗註解

○三部九候論第二十篇

原名決死生王冰改爲三部九候今從之

三部者，頭面爲上部，胸膈爲中部，脇腹爲下部也。九候者，一部之中各有三候，三三而爲九候也。通體形氣，太陽主之，故兩舉太陽經脈，明其死生，皆必指而導之，乃以爲眞。此三部九候之大法也。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博大，不可勝數。余願聞要道，以屬子孫，傳之後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終始，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貴賤更互，冬陰夏陽，以

人應之奈何。願聞其方。勝平聲數上聲藏如字更平聲○此篇論三部九候故帝問余聞九鍼於夫子。而九鍼之數。取多博大不可勝數。今余願聞九候之要道。以屬我子孫。而使傳之後世。其理至微。故當著之骨髓。藏之肝肺。其道至尊。故當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者。令人身而合於天道也。必有終始者。自始至終。終而復始也。合天道則上應天光而星辰。可以歷紀。有終始則下副四時五行。貴賤更互。寒往暑來。暑往寒來。而冬陰夏陽。凡此皆天地陰陽之要道。以人應之奈何而願聞其方。方猶法也。岐伯對曰。妙乎哉問也。此天地之至數。伯贊其問。言九候要道。此天地之至數。帝曰。願聞天地之至數。合於人形血氣。通決死生。爲之奈何。願聞天地之至數。而合於人形血氣。通決死生。卽上文以人應之之意。岐伯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一者天

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應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實。而除邪疾。焉。一者數之始。九者數之終。故始於一。終於九。一者奇也。陽也。故一者天。二者偶也。陰也。故二者地。三者參也。參於天地之間。故三者人。因而三之。則天有天地人。地有天地人。人有天地人。故三三者九。以至數而合於天地。故以應九野。九野地里之合於天度也。以至數而合於人身。故人有三部。一部各有三候。可以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而除邪疾。此天地之至數。合於人形血氣。而通決死生也。帝曰。何謂三部。三部何在。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爲眞。陰陽之理。從陰而陽。自下而上。故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而一部之中。各有三候。三候

者。各有天有地有人也。必以指循切而按導之。乃為部候之眞。有如後文所云也。

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上部人。耳前之動脈。是頭面之候有三。而為上部也。詳見下文。

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是手陰陽之候有三。而為中部也。詳見下文。

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太陰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是足三陰之候有三。而為下部也。足厥陰。肝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足少陰。腎也。故下部之地以候腎。足太陰。脾也。故下部之人以候脾。而合於胃之氣。

帝曰。中部之候奈何。下部既明。中部之候奈何。

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胸

中之氣。人以候心。手太陰肺也。故天以候肺。手陽明大腸肺之府也。故地以候胸中之氣。手少陰心也。故人以候心。

帝曰。上部何以候之。下部中部既明。上部何以候之。

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上部天兩額之動脈。故天以候頭角之氣。上部地兩頰之動脈。故地以候口齒之氣。上部人耳前之動脈。故人以候耳目之氣。由此觀之。則頭面為上部。胸膈為中部。腸腹為下部也。

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為九藏。故神藏五。形藏四。合為九藏。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夭必死矣。上文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

乃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一部三候，三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以至數而合於天地，則九分為九野，以天地而合於人形，則九野為九藏，九藏者，肝肺心脾腎，藏魂魄神意志，故神藏五，大腸小腸胃與膀胱，藏水穀糟粕，故形藏四，合神藏形藏而為九藏，若五藏之神氣已敗，不榮於外，則其色必夭，夭必死矣。○此一節論人身三部九候，合於天地之至數也。

帝曰：以候奈何？

上節論三部九候，此下但論九候之法，故問以候奈何。

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寫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之，無問其病，以平為期。

度，入聲。○九候主周身形氣，故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候其外，必調其氣之虛實，以候其內，如實則寫之，如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脈之凝滯，而後調補，其血脈之不足，無問其病之外內，要以血脈之平為期，此候之之法也。

帝曰：決死生奈

何。九候何以決死生。岐伯曰。形盛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
形瘦脈大。胸中多氣者死。形氣相得者生。參伍不調
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形與脈氣貴相合也。如形盛脈細而少氣。不足
以息者。是形體有餘。脈氣反衰。故危。如形瘦脈大。而
胸中多氣者。是形體不足。脈氣反強。故死。是必形氣
相得者。生。若形氣相爲參伍。而不
調者。病。若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脈。相
應如參舂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數上聲○上
夫參伍不調。而上下左右之脈。相應於指。如參舂者。
則病甚。參舂者。此上彼下。彼上此下。不相合也。三部
九候皆相失。而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
死。不可數者。脈體錯亂。不可數其至數也。中部之候
雖獨調。與衆藏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減者。死。目內

陷者。死。夫上下左右。相應如參舂。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設中部之候。雖獨調。究與上下左右之眾藏相失。是上下左右。不歸於中土。故死。若上下左右之候有餘。而中部之候相減。是中土不達於上下左右。故亦死。夫上下左右。歸於中部。而五藏之精。皆注於目。今目內陷。則五藏俱絕。故死。此九候以決死生之法也。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欲決死生。必識病因。帝故問之。岐伯曰。察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陷下者病。欲知病之所在。須察九候而診視之。如察九候。其脈有獨小者病。有獨大者病。其脈有獨疾者病。有獨遲者病。脈中有獨熱者病。有獨寒者病。有生陽之氣。不能上升。獨陷下者病。是察九候而有七診之病也。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當踝而彈之。其應過五寸以上。

蠕蠕然者不病。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死。踝蛙去聲彈平

蠕蠕音蟬踝蠕餘篇同中去聲○上文小大疾遲寒熱為病其病猶輕若陷下則生陽之氣不升其病必危故當以兩手而按其足踝其法以左手於病者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夫足外踝上七寸乃承山之穴屬足太陽今去踝五寸則在承山之下庶右手於病者足上當踝而彈之蓋左手按脈右手導引其脈氣之應過上五寸以上而至於承山蠕蠕然動者氣之和也故為不病若其脈應手疾而中手渾渾然者乃氣盛太過故病若中手徐徐然者乃氣不足故亦病若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右手彈之而不應者乃生陽之氣絕滅於下故死

是以脫肉。身不去者死。中部乍疏乍數者死。數音朔下同○上文言生陽絕滅者死此言生陽之氣不能外達不能上下者皆死是以脫肉乃生

陽之氣不能外達，身有病而不去者死。中部人，其氣上通於天，下交於地。中部之脈，作踈作數，乃生陽之氣，不能上下，故亦死。

其脈代而鉤者，病在絡脈。代者作踈之象也；代而鉤者，作數之象也。承上文作踈作數而言，若其脈代而鉤者，乃經絡內外不通，故病在絡脈，不死也。

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後者，應不俱也。總承上文而言。九候之相應也，陰陽上下，其動若一，不得獨小獨大，獨疾獨遲，而相失也。脈有浮中沈三候，一候後者，浮以候之，脈不應指，不應則病矣；二候後者，中以候之，脈不應指，不應則病甚；三候後者，沈以候之，脈不應指，不應則病危。中明所謂後者，應不俱也，謂浮中沈之脈，不俱應於指下也。凡此皆指而導之之法也。

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九候以決死生，以知病之所在，故察其府藏，以知死

生之期。病在府則生。病在藏則死也。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眞藏脈見者勝死。見音現○夫察府知病。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察藏知死。須知眞藏脈見者。至勝尅之日而死。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九候主周身形氣。而太陽經脈之氣。運行於通體。故足太陽之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其足不可屈伸。經絕也。死必戴眼。脈絕也。太陽經脈之氣。行於通體。故論九候。而舉太陽經脈。以明之。○此一節。論九候以決死生。以知病之所在。必指而導之。乃以爲眞也。○帝曰。冬陰夏陽。奈何。帝願聞要道。有冬陰夏陽以人應之之請。故復問之。岐伯曰。九候之脈。皆沈細懸絕者爲陰。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數者爲陽。主夏。故以日中死。冬陰夏陽。乃一歲之陰陽。夜半日中。乃一日之陰陽。九候之脈。皆沈細懸

絕者為陰脈，陰主冬，故以夜半死。若九候之脈，皆盛躁喘數者，為陽脈，陽主夏，故以日中死。

是故寒熱病者，以平旦死。熱中及熱病者，以日中死。病風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脈乍疎乍數，乍遲乍疾者，日乘四季死。

一日之內，亦有四時，是故寒熱病者，肝血內虛，為寒為熱也。平旦乃寅卯之時，肝木主氣，肝藏病，故以平旦死。熱中及熱病者，心火燔灼，內外皆熱也，日中乃巳午之時，心火主氣，心藏病，故以日中死。病風者，秋金肅殺之氣，病於肺也。日夕乃申酉之時，肺金主氣，肺藏病，故以日夕死。病水者，冬令寒水之氣，病於腎也。夜半乃亥子之時，腎水主氣，腎藏病，故以夜半死。脾藏屬土，上灌四旁，若其脈乍疎乍數，乍遲乍疾，乃中土內虛，不能四布，故以一日所乘之四季死，辰戌丑未，寄王於平旦日中日夕夜半也。

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

立形定氣，命之曰人，若形

肉已脫，坤土內敗，諸藏無以資生，九候之脈雖調，猶之死也。七診雖見，九候皆從者，不死。見，皆現。○小大疾遲寒熱陷下，七診之所言脈雖見，非同土敗，故九候皆從者不死。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月之病，似七診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若有七診之病，其脈候亦敗者，死矣。必發噦噫。小大疾遲寒熱，為病猶輕，陷下則病非輕，故申明所以言不死者，或病氣機而為風氣之病，或病經脈而為經月之病，生陽之氣猶能上升，似七診之病而不陷下，故曰非也。此所以言不死也。若有七診之病而正氣陷下，其脈候亦敗者，死矣。生陽不升，故必發噦噫，甚則為噦，土氣敗也，微則為噫，土氣虛也。是知七診之病不陷下者不死，陷下則死也。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各切循其脈，視其經絡浮沉，以上下逆從

循之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不往來者死皮膚著者死

病有新故善診者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然後以證合脈以脈合證而各切循其脈并視其經絡之浮沉以上下逆從而循之其脈疾者經絡有餘故不病其脈遲者經絡內虛故病脈不往來則氣血內絕故死皮膚著者久病肉脫皮膚著骨故死

帝曰其可治者奈何

脈不往來者死皮膚著者死其可治者奈何

岐伯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

其可治者仍當視其經絡之浮沉以上下逆從而循之乃爲治法也經居絡內故經病者治其經孫絡居絡外故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見血而愈

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經絡

經絡皆主血若經絡之血病而身有痛者治其經絡

其病者在奇邪奇邪之脈則繆刺之

奇邪者邪不入於經流溢於大絡而生奇病也若其

病者在奇邪。夫奇邪之脈則當繆刺以治之。繆刺者左病刺右。右病刺左也。

留瘦不移。節而刺之。

始爲奇邪之病。治之不愈。邪留日深而病在於骨肌肉瘦而邪不移。故當取其骨節而刺之。

上實下虛。切而從之。索其結絡脈。刺出其血。以見通之。

素樞刺節眞邪論曰。六經調者謂之不病。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於大經令之不通。視而寫之。此所謂解結也。此上實下虛者。有橫絡加於經。外外爲上。內爲下。故上實下虛。切而從之者。切其經之所阻而從治之。索其結絡脈者。索其絡脈之結也。刺出其血。以見通之者。血出結去。見其絡脈之通。病可愈也。凡此皆視其經絡浮沈以上下逆從而循之之法也。

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此決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

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留鍼。

經脈血氣。本於先天水火之所生。故舉太陽以

終經脈之義瞳子高者乃太陽水火之精不足於上戴眼者乃太陽生陽之氣已絕於下此以先天水火之精決死生之要以九候而決死生者不可不察也夫病在陰者補陽以治之病在足者補手以治之此陰陽上下相爲表裏之義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留鍼者言足太陽經脈不足當補手太陽以治之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出踝中故太陽不足當取手指及手指外踝之上乃第五指者留鍼以補之使手太陽之經脈充流而上交於足太陽乃爲治之之法也○此一節言九候七診經絡浮沈以決死生以知病之所在亦必指而導之乃以爲眞也

○經脈別論第二十一篇

經脈始於肺終於肝環轉運行度數有常若驚恐恚勞喘汗生病藏氣獨至失其常度是爲經脈之別知其正則知其別故論飲食輸散之常知其別欲知其正故論陰陽藏象之體而反覆明之

○黃帝問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脈亦爲之變乎。脈經脈也。人之經脈。行有常度。如居處之動靜。用力之勇怯。經脈亦爲之變乎。帝問脈變。所以爲經脈之別也。

岐伯對曰。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爲變也。不但居處之動靜用力之勇怯。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經脈失常。皆爲變也。是以夜行。則喘出於腎。淫氣病肺。有所墮恐。喘出於肝。淫氣害脾。有所驚恐。喘出於肺。淫氣傷心。度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平人之氣和於經脈。勞動喘急。則經脈失常。是以夜行勞動之氣。不閉藏。則喘出於腎。腎爲本。肺爲末。故淫氣病肺。失其常矣。有所墮恐。因墮而內恐也。墮傷筋。肝主筋。故喘出於肝。肝木侮脾。故淫氣害脾。失其常矣。有所驚恐。因驚而內恐也。驚恐則氣機內亂。肺主氣。故喘出於肺。肺爲心之蓋。故淫氣傷心。失其常矣。度水

跌仆，則既墮且驚，甚於夜行，故喘出於腎與骨。不能上合於肺，淫氣害骨，故口與骨更失其常矣。此五藏病喘，經脈失常，而為經脈之變也。當是之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為病也。故曰：診脈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為診法也。承上文，而言當夜行、墮恐、驚恐、跌仆之時，勇者經脈有餘，不能為病，故氣行則已；怯者經脈受傷，則著而為病。有如上文所云也。夫勇者則已，怯者為病，故曰診脈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知其內外淺深之情，可以為診法也。故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故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此為常也。氣機不和則喘，經脈不和則汗，故舉汗出以明

之。飲食飽甚。則胃絡不和。故汗出於胃。驚而奪精。則心。脈不和。故汗出於心。持重遠行。則傷腎主之骨。故汗出於腎。疾走恐懼。則傷肝主之筋。故汗出於肝。搖體勞苦。則傷脾主之肌肉。故汗出於脾。不言肺者。以汗皆出於肺主之皮膚也。五藏之氣。合於四時。故春秋冬夏四時。其陰陽不和而生病。皆起於過用。過用卽飽甚奪精遠行恐懼勞苦也。此爲常也。言以此過用爲常也。過用爲常。則失經脈之正矣。

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府。府精神明。留於四藏。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

胃者。五藏之本。六府之大源也。故食氣入胃。助東方木氣。上達。而散精於肝。肝則淫氣於筋。淫浸灌也。食氣入胃。助君火神氣。運行。而濁氣歸

心。心則淫精於脈。肝受精則淫氣。心受氣則淫精。精是食之精。即食之氣。食之氣。即食之精也。脈氣流經。經者無形之脈氣。流入於經。而合有形也。經氣歸於肺。肺者經脈之氣。肺居其首。故歸於肺也。肺朝百脈者。肺受百脈之朝也。輸精於皮毛者。皮毛受肺精之輸布也。毛脈合精。行氣於府者。皮毛百脈合肺輸之精而行氣於六府也。府精神明。留於四藏者。六府之精合心藏之神明。留於肺肝脾腎四藏也。皮毛百脈六府五藏之氣。外內相應。太過不及。皆能為病。故氣歸於權衡。權衡之稱物。而得其平也。故權衡以平。平則氣口成寸。氣口即左右手之脈口寸部是也。脈之大會在於寸口。故診寸口之脈。可以決其死生。此食氣入胃行散轉輸而為經脈之正也。

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為常也。度。入聲。○上文言食。此則

言飲。飲入於胃。與食不同。遊溢胃府之精氣。而上輸於脾。脾氣散胃府之精。而上歸於肺。肺天也。脾地也。脾氣散精。則地氣上升。而通調水道矣。上歸於肺。肺則天氣下降。而下輸膀胱矣。天水道通調。則水精四布。下輸膀胱。則五經並行。四布則合天之四時。五經則合人之五藏。故合於四時五藏。四時之陰陽。即五藏之陰陽。五藏之陰陽。即四時之陰陽。故陰陽揆度。天人合一。以為人身經脈之常也。此飲入於胃。行散轉輸而為經脈之正也。○此一節論喘汗失常。以明經脈之別。飲食輸散。以明經脈之正。知其別。必知其正。知其正則知其別也。

○太陽藏獨至。厥喘。虛氣逆。是陰不足。陽有餘也。表裏當俱寫。取之下俞。

十二經脈。合手足之三陽三陰。故復論三陽三陰之常變。以明之。三陽主六府。府能藏物。亦謂之藏。太陽藏獨至者。陽氣不和於陰。太陽藏氣獨至也。厥喘者。下厥冷。上喘急也。虛氣逆者。言厥而喘。為虛氣之上逆也。厥喘氣逆。是真陰不足。太陽藏獨至。

爲陽熱有餘也．太陽之氣．起於水府．通於皮毛．故表裏當俱寫．太陽之脈．起於足小指之至陰．故當取之下俞．俞．俞穴也．陽明藏獨至。是陽氣重并也。當寫陽補陰。取之下俞。重平聲○重并者．太陽少陽之氣．皆并於陽明也．故當寫陽之有餘．補陰之不足．陽明之脈．起於足大次指之厲兌．故亦當取之下俞．少陽藏獨至。是厥氣也。蹻前卒大。取之下俞。卒音促○少陽者．初陽也．生於厥陰．少陽藏獨至．陽氣未盛．是陰厥之氣也．初陽不升．故蹻前卒大．少陽經脈在陽蹻之前也．少陽起於足小次指之竅陰．故亦當取之下俞．少陽獨至者。一陽之過也。太陽爲三陽．陽明爲二陽．少陽爲一陽．故由明少陽獨至者．乃一陽之過也．過．猶失也．由少陽而推論之．則陽明獨至者．二陽之過也．太陽獨至者．三陽之過也．

太陰藏搏者。用心省眞。五脈氣少。胃氣不平。三陰也。

宜治其下俞，補陽寫陰。太陰藏搏者，足太陰脾藏，手太陰肺藏，兩藏之氣相搏也。用心省眞者，或病足，或病手，當用心省察其眞。肺朝百脈，五脈氣少，手太陰也。脾胃相連，胃氣不平，足太陰也。此氣少不平，雖分手足，皆屬太陰，故曰三陰也。病在三陰，宜治其下俞。陰氣相搏，則陽氣不足，故當補陽寫陰。

一陽獨嘯，少陽厥也。陽并於上，四脈爭張，氣歸於腎，宜治其經絡，寫陽補陰。一陽，少陽也。少陽三焦也。靈樞本俞論云，少陽屬腎，此論一陽，所以言腎也。一陽獨嘯，上焦之氣獨發於上也。上焦獨發，則下焦之氣厥逆於下，故曰少陽厥也。一陽獨嘯，則陽并於上。少陽厥也，則四脈爭張。四脈，肝脾心肺也。爭張，不和也。四脈爭張，由於腎氣之不達，故氣歸於腎，言脈之爭張，歸過於腎也。經絡內通五藏，故宜治其經絡，當寫上焦之獨嘯，補下焦之腎厥，故寫陽補陰。

一陰至，厥陰之治也，眞虛痟心，厥氣留

薄。發爲白汗。調食和藥。治在下俞。一陰厥陰也。不曰一陰獨至。曰一陰至。則陰中有陽。故爲厥陰之治也。眞虛。猶言眞假。痟憂也。言厥陰治之眞假。當憂心以審之。即太陰之用心省眞也。厥陰爲經脈之終。復注於肺。厥氣留薄者。厥陰之氣。留於肝而薄於肺也。薄於肺。則發爲白汗。此厥厥陰之治。非厥陰之病。但當調食和藥。以治其汗。治在下俞。以固其陰。帝曰。太陽藏何象。承上文藏氣不和而詳明其本然之脈象。岐伯曰。象三陽而浮也。其本然之脈象。象三陽而外浮。帝曰。少陽藏何象。岐伯曰。象一陽也。一陽藏者。滑而不實也。其本然之脈象。象一陽初生。滑而不實。滑者緊之浮也。滑而不實。則生陽漸升矣。帝曰。陽明藏何象。岐伯曰。象大浮也。兩陽合明。謂之陽明。故其本然之脈象。象大而且浮。太陰藏搏。言伏鼓也。帝問三陽之藏象。而伯復

告以三陰。太陰藏搏之脈象。乃天地脾肺之氣相爲搏激。言伏鼓也。伏鼓者。從下而上。從地而天之義也。

二陰搏至腎。沈不浮也。二陰搏者。心腎相搏也。心腎相搏之脈象。搏至腎而沈。沈不浮也。沈不浮者。從上而下。從心而腎。即少陽厥而沈氣歸於腎之義。不言厥陰搏者。以厥陰之治也。○此與上節同義。藏氣獨至。以明經脈之別。藏象本體。以明經脈之正。知其別。必知其正。知其正。益知其別也。

○藏氣法時論第二十二篇

藏氣。五藏之氣也。法時。法天之四時也。天行四時。地生百物。人備五藏。皆合五行。天有一歲之五行。有十干之五行。有一日之五行。地有五穀五果五畜五菜百藥。各具五味。各有五行。人之五藏五行。合於天地。合天則有五色六氣之上承。合地則有五苦五欲之下應。故曰藏氣法時也。

○黃帝問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

何如而逆得失之意。願聞其事。合人形通體經脈。外而皮毛。內而府藏。以法天地之四時五行而診治之。何如則法天地而從。何如則不法天地而逆。反逆爲從則得。反從爲逆則失。願聞從逆得失之事。而探諸岐伯也。岐伯對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藏之氣。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更平聲。間去聲。下間甚同。○四時之氣。不外五行。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貴者。水王於春。火王於夏。賤者。水敗於秋。火滅於冬。更貴更賤者。生化迭乘。寒暑往來也。以更貴更賤之理。以知病之死生。以決治之成敗。而五藏之王氣可定。病之間甚。死生之期。皆可定也。

帝曰。願卒聞之。卒。猶盡也。岐伯曰。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肝心脾肺腎。人之五藏也。於藏爲肝

於時爲春。故肝主春。足厥陰乙木也。足少陽甲木也。故春時而足厥陰少陽主治。其日甲乙。肝主春。木有生陽漸長之機。若急而不和。肝所苦也。治之之法。當急食甘味以緩之。心主夏。手少陰太陽主治。其日丙丁。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手少陰丁火也。手太陽。丙火也。故夏時而手少陰太陽主治。其日丙丁。心主夏火。有炎上迅速之機。若緩而不速。心所苦也。治之之法。當急食酸味以收之。酸收者助心氣而使之上炎也。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溼。急食苦以燥之。足太陰己土也。足陽明。戊土也。故長夏而足太陰陽明主治。其日戊己。脾屬陰土。藉陽明燥氣以相資。若溼而不燥。脾所苦也。治之之法。當急食苦味以燥之。苦爲火味。故能燥也。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手太陰。辛金也。手陽

明庚金也故秋時而手太陰陽明主治其日庚辛肺主秋金有收斂清肅之機若氣上逆肺所苦也治之之法當急食苦味以泄之苦寒注下故能泄也上文言苦燥此言苦泄蓋稟君火之氣而味苦則燥稟寒水之氣而味苦則泄於物性之運氣推之則得矣

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其日壬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足少陰癸水也足太陽壬水也故冬時而足少陰太陽主治其日壬癸水王於冬腎氣主之燥而不潤腎所苦也治之之法當急食辛味以潤之夫辛主發散何以能潤以辛能開腠理致在內之津液而通氣於外在下之津液而通氣於上故能潤也

病在肝愈於夏夏不愈甚於秋秋不死持於冬起於春禁當風肝木也夏火也火為木之子故病在肝愈於夏子氣王而病不愈至秋則金尅木而病甚矣秋不死持於冬水生木也至春則木氣復王

故起於春風氣通於肝故禁當風此藏氣法一歲之四時也

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於庚辛庚辛不死持於壬癸起於甲乙

肝病愈在丙丁即上文病在肝愈於夏也丙丁不愈加於庚辛即上文夏不愈甚於秋也庚辛不死持於壬癸即上文秋不死持於冬也起於甲乙即上文起於春也此藏氣法十干之四時也

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

慧爽慧也靜安靜也平旦乃木王之時平旦慧即上文起於春起於甲乙之意也下晡乃金王之時金剋木故下晡甚即上文甚於秋加於庚辛之意也夜半乃木王之時水生木故夜半靜即上文持於冬持於壬癸之意也此藏氣法一日之四時也

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寫之

肝病則木鬱故肝欲散治之之法當急食辛味以散之辛主散也肝氣鬱而欲散散之即所以補之故用辛補之夫辛散為補則酸收為寫故酸寫

之此藏氣法地之五味也

病在心，愈在長夏，長夏不愈，甚於冬，冬不死，持於春，起於夏，禁溫食熱衣。

心火也，長夏土也，土為火之子，故病在心愈在長夏，子氣王而病不愈，至冬則水尅火而病甚矣，冬不死，持於春，木生火也，至夏則火氣復王，故起於夏，火氣通於心，故禁溫食熱衣，此藏氣法一歲之四時也。

心病者，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於壬癸，壬癸不死，持於甲乙，起於丙丁。

心病愈在戊己，即病在心愈在長夏也，戊己不愈，加於壬癸，即長夏不愈甚於冬也，壬癸不死，持於甲乙，即冬不死持於春也，起於丙丁，即起於夏也，此藏氣法十干之四時也。

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

日中乃火王之時，故日中慧，即起於夏，起於丙丁也，夜半乃水王之時，水尅火，故夜半甚，即甚於冬，加於壬癸也，平旦乃木王之時，木生火，故平旦靜，即持於春，持於甲乙也，此以

氣法之四時也。曰：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用鹹補之，甘寫之。心病則火炎，故心欲耎。治之之法，當急食鹹味以耎之。鹹能耎堅也。心氣炎而欲耎，耎之即所以補之，故用鹹補之。鹹耎為補，則甘緩為寫，故甘寫之。此藏氣法地之五味也。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於春。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溼食飽食，溼地濡衣。溼食，舊本誤溫食，今改。○溼食，水溼之食也。濡衣，濡潤之衣也。脾，土也。秋，金也。金為土之子，故病在脾，愈在秋。了氣王而病不愈，至春則木剋七而病甚矣。春不死，持於夏，火生土也。至長夏則土氣復王，故起於長夏。溼氣通於脾，故禁溼食飽食，溼地濡衣。此藏氣法一歲之四時也。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於甲乙。甲乙不死，持於丙丁，起於戊己。脾病愈在庚辛，即病在脾，愈在秋也。庚辛不愈，加於甲乙，即秋不愈，甚於春也。

甲乙不死。持於丙丁。即春不死。持於夏也。起於戊己。即起於長夏也。此藏氣法十干之四時也。

脾病者。日昳慧。日出甚。下晡靜。昳音迭○昳昃也日昳乃午後未分土王之時故日昳慧即起於長夏起於戊己也日出乃木王之時木尅土故日出甚即甚於春加於甲乙也下晡乃申酉金王之時土生金故下晡靜以肝心爲例當日中火王而靜今下晡靜者以明子母氣王皆能靜也此藏氣法時一日之四時也

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寫之。甘補之。脾病則土不柔和故脾欲緩治之之法當急食甘以緩之甘能緩中也脾氣欲緩苦泄則寫故用苦寫之苦泄爲寫則甘緩爲補故甘補之此藏氣法地之五味也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於夏。夏不死。持於長夏。起於秋。禁寒飲食寒衣。肺金也冬水也水爲金之子故病在肺愈在冬子氣王而病不愈至夏則火尅金而病甚矣夏不死持於

長夏土生金也，於秋則金氣復王，故起於秋。飲冷形寒則傷肺，故禁寒飲食寒衣。此藏氣法一歲之四時也。

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於丙丁，丙丁不死，持於戊己，起於庚辛。

肺病愈在壬癸，即病在肺，愈在冬也。壬癸不愈，加於丙丁，即冬不愈，甚於夏也。丙丁不死，持於戊己，即夏不死，持於長夏也。起於庚辛，即起於秋也。此藏氣法十干之四時也。

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靜。

下晡乃金王之時，故下晡慧，即起於秋，起於庚辛也。日中乃火王之時，火尅金，故日中甚，即甚於夏，加於丙丁也。夜半乃水王之時，金生水，故夜半靜，亦子氣王而安靜也。此藏氣法一日之四時也。

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寫之。

肺病則氣散，故肺欲收。治之之法，當急食酸味以收之，酸主收也。肺氣散而欲收，收之即所以補之，故用酸補之。酸收為補，則辛散為寫，故辛寫之。此藏氣法地之五味也。

病在腎，愈在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焠㶼熱食溫炙衣。焠音翠，餘篇同。㶼音衰。○焠㶼熱食，火燔之食也。溫炙衣，火焙之衣也。腎，水也。春，木也。木為水之子，故病在腎，愈在春，子氣王而病不愈，至長夏則土尅水而病甚矣。長夏不死，持於秋，金生水也。至冬則水氣復王，故起於冬。腎為水藏，燥而不潤，腎所苦也。故禁犯焠㶼熱食溫炙衣。此藏氣法一歲之四時也。

腎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加於戊己。戊己不死，持於庚辛，起於壬癸。腎病愈在甲乙，即病在腎，愈在春也。甲乙不愈，加於戊己，即春不愈，甚於長夏也。戊己不死，持於庚辛，即長夏不死，持於秋也。起於壬癸，即起於冬也。此藏氣法十干之四時也。

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夜半乃水王之時，故夜半慧，即起於冬，起於壬癸也。四季乃辰戌丑未土王之時，土

剋水，故四季時則甚於長夏，加於戊己也。下晡乃金王之時，金生水，故下晡靜，則持於秋，持於庚辛也。此藏氣法一日之四時也。

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寫之。腎病則水氾，故腎欲堅。治之之法，當急食苦味以堅之。苦爲火味，故能堅也。腎燸欲堅，堅之即所以補之，故用苦爲補之。苦堅爲補，則鹹耎爲寫，故鹹寫之。此藏之氣法地之五味也。

夫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而甚，至於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必先定五藏之脈，乃可言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總結上文之義。上文病肝心脾肺腎，皆邪氣之客於身，故曰夫邪氣之客於身也。乃以勝相加，如燥金傷肝，寒水淩心，風木乘脾，火熱燥肺，濕淫侵腎，是也。上文病五藏而能愈，皆至其所生而愈也。病五藏而致甚，皆至其所不勝而甚也。五藏病甚而能持，皆

至於所生而持也持而能起皆自得其位而起也決其間甚死生必診脈而知之故必先定五藏之脈乃可言其間甚之時以及死生之期有如上文之所云爾○此一節言五藏之氣法天之四時地之五味也

○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虛則目䀮䀮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取其經。厥陰與少陽。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取血者。䀮音荒餘篇同○厥陰肝脈布脇肋抵小腹故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怒者肝之情肝病故令人善怒若肝氣內虛不能上升則目䀮䀮無所見耳無所聞生氣不達則善恐如人將捕之而有驚駭之狀取其厥陰與少陽之經而治之蓋少陽者厥陰中見之氣也若肝氣上逆則頭痛頰腫耳聾不聽當取厥陰少陽之經而出其血者

心病者。胸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肩甲間痛。兩臂

內痛。虛則胸腹大。腸下與腰相引而痛。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血者。其變病刺郄中血者。

中脾同。此論心病而言心包之經脈。以則心不受病也。鍼樞經脈論云。心主包絡之脈。起於胸中。循胸出脇。故心病者胸中痛。脇支滿。脇下痛。又云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太陰肺也。少陰心也。故又云膺背痛而病心。肩胛痛而病肺。又云入肘中下臂。故兩臂內痛。心火內虛。土無所生。則腹大連胸。故虛則胸腹大。經脈不能循胸出脇。循脇出背。故脇下與腰相引而痛。取其少陰太陽之經而治之。少陰者心也。心氣和則心包亦和。太陽者心為陽中之之太陽也。舌下血者。取心之開竅而刺出其血也。其變病者。言始病心包之經脈。今變病太陽之孫絡。當刺郄中而取其血者。郄中。足太陽之委中。乃膕中央之合穴也。

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瘛。腳下痛。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

化。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周身肌肉。脾土主之。故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痿猶痺也。脾足太陰之經脈。起於足大指。循脛上膝。脾病。故足不收。行善瘈。腳下痛。脾土內虛。不能四布。則腹滿。土氣虛寒。則腸鳴餐泄。食不化。取其經脈而治之。則在太陰陽明。兼及少陰者。火土相生之義。血者。通其經脈也。

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血者。尻考平聲。餘篇倣此。○肺氣不利。則喘欬逆氣。肺之經脈不和。則肩背痛汗出。太陽合肺。行於皮毛。太陽經脈。從腰脊貫臀。入膕至腨。抵足。今太陽之氣。不和於肺。故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厥陰之脈。貫膈注肺。今肝氣內虛。不能貫膈注肺。故少氣。不能報息。息。呼吸也。從厥陰而出於肺。故曰報也。肝木之氣。不能上升。則耳聾嗌乾。取其經脈而治之。

則在太陰。太陰者肺也。又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者。言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病。乃病足太陽之經脈於外。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乃病足厥陰之經脈於內。在外者治其外。在內者治其內。血者適其經脈也。

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虛則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

腎爲水藏。水逆於下。故腹大脛腫。腎爲生氣之原。奔氣上迫。故喘欬。生陽之氣。不周於身。故身重。寢則陽氣歸陰。陰虛。故汗出。汗出故憎風。腎氣虛微。心腎不交。則胸中痛。胸者心之宮城也。大腹屬坤土。小腹主生陽。生陽氣虛。不溫其土。故大腹小腹皆痛。陰寒盛陽氣虛。故清厥。清厥微冷。厥逆也。心有所憶謂之意。心腎不和。故意不樂。取其經脈而治之。則在少陰太陽。少陰者。腎也。太陽者。心爲陽中之太陽也。血者。進其經脈也。○此一節言五藏病氣在於經脈。當取三陰三陽之經脈而治之。

○肝色青。宜

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此舉五穀五畜五果五菜以明上文五苦之意。肝主春。其色青。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故宜食甘。稽其穀畜果菜。而合於甘之味。則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心主夏。其色赤。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故宜食酸。稽其穀畜果菜。而合於酸之味。則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肺主秋。其色白。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寫之。故宜食苦。稽其穀畜果菜。而合於苦之味。則麥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脾主長夏。其色黃。脾苦溼。急食苦以燥之。夫脾苦溼。亦苦燥。若脾苦燥。則宜食鹹。稽其穀畜果菜。而合於鹹之味。則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諸藏皆合上文。脾藏不合者。以上文兩言苦味。一言苦以燥之。一言苦以泄之。蓋苦味主泄。未必能燥。故此則曰宜食鹹。鹹以潤之也。宜食鹹。必脾藏之苦燥矣。脾藏屬土。貴

得其下。既苦燥。亦苦燥。故彼此更易其辭。聖人立教之旨。貴學者之能悟也。

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腎主冬。其色黑。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故宜食辛。稽其穀畜果菜。而合於辛之味。則黃黍雞肉桃葱皆辛。

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耎。毒藥攻邪。此舉藥之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耎。以明上文五欲之意。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故辛散。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故酸收。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故甘緩。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故苦堅。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故鹹耎。夫穀畜果菜。皆有辛酸甘苦鹹之味。而散收緩堅耎。莫若毒藥。其力乃倍。以明上文諸急食者。急以毒藥攻邪。得其平也。

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五穀所以養五藏者也。故五穀爲養。五果所以助五藏者也。故五果爲助。五畜所以益五藏者也。故五畜爲益。五菜所以充五藏者也。故

五菜爲充。穀果畜菜。有氣有味。味入口。氣歸鼻。氣味合而服之。可以補有形之精。益無形之氣。而不同於毒藥也。

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耎。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也。

此穀果畜菜藥五者。皆有辛酸甘苦鹹之味。五味合五藏。故各有所利。利猶宜也。或肝欲散。或肺欲收。或脾欲緩。或肝苦急。或腎欲堅。或心欲耎。此散收緩堅耎。五藏之所欲也。五藏各有所欲。各有所苦。或急者。肝苦急也。兼言或急。則心或苦緩。脾或苦濕。腎或苦燥。肺或苦氣上逆。皆在其中。天行四時。人具五藏。地生五味。四時五藏之病。隨五味所宜。以爲五藏氣法時也。○此一節言穀畜果菜藥。各有五味之五行。以明藏氣法天之四時。更法地之五味也。

○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篇

上篇論五藏之氣上法天時此岐伯承上篇之義宣明五氣蓋天地之數不外於五人身形藏綿屬於氣故舉五味所入五氣所病五精所并五藏所惡五藏化液五味所禁五病所發五邪所亂五邪所見五藏所藏五藏所主五勞所傷五脈應象而宣明五氣也

○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是謂五入地之五味養人五藏五味入五藏是謂五入

五氣所病心爲噫肺爲欬肝爲語脾爲吞腎爲欠爲嚏胃爲氣逆爲噦爲恐大腸小腸爲泄下焦溢爲水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膽爲怒是謂五病溺鳥去聲○五氣所病者五藏本氣爲病也病氣在心則爲噫噫微噯也病氣在肺則爲欬欬氣上逆也病氣在肝則爲語語多言也病氣在脾則爲吞

吞。言本不和也。病氣在腎。則爲欠爲嚏。欠者陰陽相引。嚏者。陰出於陽也。此五藏本氣不和而爲病也。五藏不和則六府不利。故胃病則爲氣逆。不能上出於肺。則爲噦。噦。呃也。不能下交於腎。則爲恐。恐。戊癸不合也。大腸小腸病則爲泄。泄。水穀下注也。下焦病。不能決瀆則氾溢而爲水。膀胱病。氣滯不利。則爲癃。氣虛不約則爲遺溺。膽病鬱而不舒。則爲怒。五精所并。此五氣爲病及於六府。凡此是謂五病。

精氣并於心。則喜。并於肺。則悲。并於肝。則憂。并於脾。則畏。并於腎。則恐。是謂五并。虛而相并者也。

五精所并者。藏虛而精氣并之也。精者。陰精。氣者。陽氣。精氣并於心。則心受所并而爲喜。喜。心之情也。并於肺。則肺受所并而爲悲。悲。肺之情也。并於肝。則肝受所并而爲憂。肝乇而怒。今曰憂者。上文膽爲怒。故此肝爲憂。怒爲有餘。憂爲不足也。并於脾。則脾受所并而爲畏。思慮者脾之情。今曰畏者。惡之甚也。并於腎。則腎受所并而

爲恐。恐腎之情也。凡此是謂五并。中明此之五并。乃虛而相并者也。是知精氣并。乃精氣之不足矣。五藏所惡。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溼。腎惡燥。是謂

五惡 惡去聲○熱氣傷心。故心惡熱。寒氣傷肺。故肺惡寒。風氣傷肝。故肝惡風。溼氣傷脾。故脾惡溼。燥氣傷腎。故腎惡燥。凡此是謂五惡。

五藏化液。心爲汗。肺爲涕。肝爲淚。脾爲涎。腎爲唾。是謂五液。化液者。水穀入口。津液各走其道。五藏受水穀之精。爲淖注於竅。化而爲液也。汗乃血液。心所主也。故心爲汗。涕出於鼻。肺所主也。故肺爲涕。淚出於目。肝所主也。故肝爲淚。涎出於口。脾所主也。故脾爲涎。唾屬水精。腎所主也。故腎爲唾。凡此是謂五液。靈樞根結論云。少陰根於涌泉。結於廉泉。廉泉舌下竅也。是腎爲水藏。從下而上。液雖有五。腎實主之。是以五液皆鹹。鹹。水味也。

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

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無令多食。

五味各有偏勝。故禁多食。味之辛者。則走氣。氣病肺虛。無多食也。味之鹹者。則走血。血病心虛。無多食也。味之苦者。則走骨。骨病腎虛。無多食也。味之甘者。則走肉。肉病脾虛。無多食也。味之酸者。則走筋。筋病肝虛。無多食也。凡此是謂五禁。禁中明禁者。非禁絕之謂。乃無令多食也。

五病所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陰病發於肉。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是謂五發。

五藏陰陽之病。各有所發。金匱真言論云。陰中之陰。腎也。陽中之陽。心也。陰中之至陰。脾也。陰中之陽。肝也。陽中之陰。肺也。腎爲陰。其主在骨。故腎陰之病。發於骨。心爲陽。其主在血。故心陽之病。發於血。脾爲陰。其主在肉。故脾陰之病。發於肉。肝爲陽。於時爲春。冬失其藏。春無以生。故肝陽

之病發於冬。肺爲陰。於時爲秋。夏失其長。秋無以收。故肺陰之病發於夏。凡此陰病陽病各有所發。是謂五發。

五邪所亂。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痺。搏陽則爲癲疾。搏陰則爲瘖。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是謂五亂。

瘖音因。餘篇同。○此舉五邪所亂以足上文之義。上文陽病發於血。心也。陽病發於冬。肝也。故正爲邪亂而入於心肝之陽分則狂。上文陰病發於骨。腎也。陰病發於肉。脾也。陰病發於夏。肺也。故以邪亂正而入於腎脾肺之陰分則痺。痺者邪留皮肉與骨而爲痺痛也。搏陽則爲癲疾。所以足陽狂之意。言邪入於陽則狂。亦有邪搏於陽而爲癲疾者矣。搏陰則爲瘖。所以足陰痺之意。言邪入於陰則痺。亦有邪搏於陰而爲瘖啞者矣。夫搏者陰陽相搏也。搏陰爲瘖。乃陽入之陰則靜而爲瘖也。搏陽爲癲疾。乃陰出之陽則怒而爲癲疾也。凡此皆五藏陰陽爲邪所亂。是謂五亂。以明五病所發。乃亂而始發。或

發而亂也。五邪所見春得秋脈。夏得冬脈。長夏得春脈。秋得夏脈。冬得長夏脈。名曰陰出之陽。病善怒。不治。是謂五邪皆同。命死不治。見音現○五邪所見者五藏受邪見於脈也春得秋脈金尅木也夏得冬脈水尅火也長夏得春脈木尅土也秋得夏脈火尅金也冬得長夏脈土尅水也名曰陰出之陽言邪病五藏之陰出於經脈之陽也病善怒言春得秋脈肝木受刑故善怒也當亟治之若不治則邪干五藏是謂五邪皆同言五藏受邪同於木受金刑之義命死不治言五藏受刑其人雖存其命已死。是不治也。五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藏所藏。除五藏餘藏如字○言心肺肝脾腎藏神魄魂意志是謂五藏而各有所藏也。五藏所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

腎主骨。是謂五主。言心肺肝脾腎。主脈皮筋肉骨。是五藏外合。而謂之五主也。五勞所傷。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是謂五勞所傷。言久視久臥久坐久立久行為五勞。勞則五藏因之以傷。心主血。久視則傷之。肺主氣。久臥則傷之。脾主肉。久坐則傷之。腎主骨。久立則傷之。肝主筋。久行則傷之。凡此是謂五勞所傷。五脈應象。肝脈弦。心脈鉤。脾脈代。肺脈毛。腎脈石。是謂五藏之脈。言肝心脾肺腎。五藏之脈。應弦鉤代毛石。四時五行之脈象也。○天地之道。不外五行。人身形藏。不離乎氣。承藏氣法時。而宣明五氣者如此。

○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篇

人之有身。不離血氣。人之應物。不離形志。形者。血氣之立乎外者也。志者。血氣之存乎內者也。血氣

有多少。形志有苦樂。天人有常數。灸刺有所宜。此岐伯繼上篇宣明五氣。而更爲血氣形志之說也。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人之常數。後天之數也。後天之數從太而少。由三而一。太陽三陽也。少陽一陽也。陽明太少兩陽相合而成也。太陽常多血少氣者。陽至於太。陽氣已極。陽極則陰生。血陰也。陰生故常多血。氣陽也。陽極故常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者。陽始於少。陽氣方生。陰氣未盛。故常少血。陽氣方生。莫可限量。故常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者。有少陽之多氣。有太陽之多血。以徵太少相合而成陽明也。此言人之常數也。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數。先天之數。自少而太。由一而三也。言少陰自少而太也。次言厥陰。終言太陰。由一而三。先少陰。陰未盛。故常少血。少陰爲生氣之原。故常多氣。厥陰肝脈

下合衝任故常多血厥陰爲一陰而生微陽故常少氣太陰爲三陰陰極則陽生故常多氣陰極常衰故常少血夫由一而三自少而太此天之常數也人之常數而論三陽陽予之正也天之常數而論三陰爲之主也知天人陰陽之常數則知人之血氣矣

足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厥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爲足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心主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爲手之陰陽也。

三陽三陰陰陽之六氣也以陰陽六氣合人身十二經脈則有足之三陽三陰手之三陽三陰陽主表陰主裏知表陽之所在卽知裏陰之所在故足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厥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爲足陰陽之六氣也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心主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爲手陰陽之六氣也此手足三陽三陰合人身

十二經脈之血氣則知血氣之陰陽矣今知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苦猶病也承上文手足陰陽表裏之義而言今知手足陰陽之所病血有形屬陰氣無形屬陽有形陰血必先去無形陽氣勿先傷故凡治病必先去其血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之病也伺之所欲窺伺其欲散欲耎欲緩欲收欲堅之意也如是則知某經有餘某經不足然後寫有餘補不足寫有餘補不足即九候已備後存鍼之意乃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以兩隅相拄也乃舉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脊大椎兩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復下一度心之俞也復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

右角脾之俞也。復下一度，腎之俞也，是謂五藏之俞，灸刺之度也。

前三度音釋，後四度如字。○五藏之俞皆在於背，欲知背俞，先以草度其兩乳間，而對中折之，更以他草亦度兩乳間，而去半已，即以其草左右兩隅相拄也。兩隅猶言兩邊，拄之乃舉以度其背，背，背俞也。其法令其一隅橫居於上，齊脊大椎，兩隅相拄，則兩隅在下，當其下隅，乃左右肺之俞也。復下一度，左右心之俞也。復下隅度，左角則肝之之俞也，右角則脾之俞也，復下一度，左右腎之俞也。此肺心肝脾腎，是謂五藏之俞，而為灸刺之度也。

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

上文論陰陽血氣，而有灸刺之度。此下言形志苦樂，而有灸刺之度也。形見乎外，志存乎內。形樂則身體安和，志苦則內擾經脈，故病生於脈。脈者，心之所主也，治之以灸刺者，或灸以補之，或刺以通之。

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

形樂志樂，則過於安逸，無

有動作，故病生於肉。肉者，脾之所主也。治之以鍼石者，或鍼以刺之，或石以砭之。

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

形苦志樂，則情逸身勞，故病生於筋。筋者，肝之所主也。治之以熨引，使血脈榮養於筋也。

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嗌。治之以甘藥。

咽主地氣，屬陰；嗌主天氣，屬陽。形志皆苦，則陰陽並竭，故病生於咽嗌。咽納水穀，胃所主也；嗌司呼吸，肺所主也。咽嗌皆病，肺胃咸虛，故當治以甘藥。靈樞終始節云：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寫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是者勿灸。即此義也。

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之以按摩醪藥。

數音朔。○驚恐，因驚致恐，志之苦也；經絡不通，勞其經，之苦也。形數驚恐，經絡不通，即上文形苦志苦也。生於不仁者，恐傷腎，腎主骨，骨屬屈伸不利，故不仁也。治之按摩以通其經絡，醪藥以資其腎精。

是謂五形志也。

總結上文而言

形志苦樂。病生於脈。病生於肉。病生於筋。病生於咽嗌。病生於不仁。是謂五藏。苦樂之形志也。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

惡去聲。此因三陽三陰。血氣多少。而為刺法也。陽明常多血多氣。故刺陽明。出血氣。太陽常多血少氣。故刺太陽。出血惡氣。少陽常少血多氣。故刺少陽。出氣惡血。太陰常多氣少血。故刺太陰。出氣惡血。少陰常少血多氣。故刺少陰。出氣惡血。厥陰常多血少氣。故刺厥陰。出血惡氣也。此血氣有多少。形志有苦樂。天人有常數矣。刺有常度。而申明上篇未盡之義者如此。

○寶命全形論第二十五篇

寶命全形者。寶天命以全人形也。形之疾病。則命失其寶。形不能全。若欲全形。必先治神。治神所以

寶命。寶命則能全形矣。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君王眾庶，盡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其疾病，爲之柰何？爲去聲。○萬物皆在天地覆載之中，惟人超乎萬物之上，參天兩地，故莫貴焉。然推人之所以生，本於天地之氣生；人之所以成，同於四時之法成。今君王之貴，眾庶之賤，盡欲全形。卒不能者，以形之疾病，莫知其情；不知其情，則病留淫於肌肉經脈之內，日益深重，而且著於骨髓。病益深，則處治益難，故心私慮之，欲以鍼刺之法，除其疾病。疾病除，則形可全，命可寶。爲之柰何，探其治也。

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

髎。應手。髮陰在完骨上。枕骨下。動搖有空。肩解各一 謂秉風二穴。在肩上小髃後。舉臂有空。肩解下三寸各一 謂天宗二穴。在秉風後大骨下陷中也。肘以下至手小指本各六俞 謂小海。陽谷。腕骨。後谿。前谷。少澤六穴。小海在肘內大骨外。去肘端五分陷中。陽谷在手外側腕中。銳骨下。腕骨在手外側腕前起骨下陷中。後谿在手小指外側。本節後陷中。握拳取之。前谷在手小指外側。本節前陷中也。少澤在手小指外側。去爪甲一分陷中。○手陽明脈氣所發者。二十二穴。鼻空外廉項上各二 謂迎香扶突二穴。迎香在鼻下孔旁五分。扶突在頸當曲頰下一寸。人迎後一寸半。大迎骨空各一 大迎穴。係足陽明胃經。在頰前一寸五分。柱骨之會各一 謂天鼎二穴。在頸缺盆上。扶突後一寸。髃骨之會各一 謂肩髃二穴也。在膊骨頭肩端上。兩旁罅間陷者宛宛中。舉臂取之。

肘以下。至手大指次指本各六俞。謂三里。陽谿。合骨。三間。二間。商陽六穴。三里在曲池下二寸。陽谿在腕中上側。兩筋間陷中。合骨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陷中。三間在食指本節後內側陷中。二間在食指本節前內側陷間。商陽在食指內側。如爪甲如韭葉許。○手少陽脈氣所發者三十二穴。鼽骨下各一。謂顴髎二穴。係手太陽小腸經。在兩頄骨銳骨端陷中。眉後各一。謂絲竹空二穴。在眉後陷中。角上各一。謂懸釐二穴。係足少陽膽經。在曲角上顳顬下廉。下完骨後各一。謂天牖二穴。係足少陽膽經。在耳後入髮際四分。項中足太陽之前各一。謂風池二穴。係足少陽膽經。在耳後腦空下。髮際陷中。俠扶突各一。謂天窗二穴。在頸大筋間前。曲頰下。扶突後。動脈應手。屬手太陽小腸經。肩貞各一。肩貞二穴。係手太陽小腸經。在曲胛兩骨解間。肩髃後陷中。

肩貞下三寸分間各一謂肩髎、臑會、消濼三穴。肩髎在肩缺盆上突起肉。臑會扶肩髎後大骨下。胛上廉陷中。消濼在肩下臂外間。腋對肘分下。肘以下至手小指次指本各六俞謂天井。支溝。陽池。中渚。液門。關衝六穴。天井在肘外大骨後肘上一寸輔骨上兩筋叉骨罅中。支溝在腕後臂外三寸。兩骨間陷中。陽池在手表腕上陷中。從指本節直摸下至腕中心中。中渚在手小指次指本節後間陷中。液門在手小指次指本節間陷中。握拳取之。關衝在無名指端去爪甲如韭葉許。()督脈下所發者二十八穴項中央二謂風府瘂門二穴也。風府在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疾言其肉立起。言休立下。瘂門在項間風府後一寸。入髮際五分。項中央宛宛中。入繫舌本。髮際後中八謂神庭。上星。顖會。前項。百會。後項。強間。腦戶八穴。神庭在鼻上入髮際五分。上星入髮際一寸正中央陷中。顖會在上星後一寸陷中。前項在上星

後寸半眉中。百會在前頂後寸半。頂中央略退後粤可容爪甲一米許後頂在百會後一寸半。强間在後頂後一寸半。腦户在强間後一寸半。面中三謂素髎。水溝。齗交三穴。素髎在鼻柱上端準頭。水溝一名人中。在鼻柱下近鼻孔中央唇中。齗交在唇內齒上齗縫中。大椎以下至尻尾及旁十五穴謂自大椎以下至尻尾之長強計十三穴。及下兩旁之會陽穴。共十五穴也。大椎在項後大骨上陷中。陶道在大椎下節間。身柱在三椎下節間。神道在五椎節間。靈臺在六椎節間。至陽在七椎節間。筋縮在八椎節間。脊中在十一椎節間。懸樞在十三椎間。命門在十四椎間。陽關在十六椎間。腰俞在二十一椎間。長強在脊骶端。會陽在陰尻骨兩旁。爲太陽膀胱經。至骶下凡二十一節脊椎法也自大椎至骶骨。凡二十一節。連項上三椎。共二十四節。或曰應二十四氣。○任脈之氣所發者二十八穴喉中央二謂廉泉天突二

物盡然。制而復生。無有窮盡。故不可勝
竭。不可勝竭。所以申明土得木達之義。故鍼有懸布
天下者五。黔首共餘食。莫知之也。一曰治神。二曰知
養身。三曰知毒藥爲眞。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府
藏血氣之診。五法俱立。各有所完。其供同。○上古之世。以鍼治病。故鍼
有懸布天下者。其法有五。黔首黑髮之民。於力田納
稅之外。[illegible]於家。而莫知之也。一曰治神。以我
之神。合彼之神。得神者昌。故治神爲先。二曰知養身。
一身血氣。得其所養。則運行不息。故以養身爲次。三
曰知毒藥爲眞。毒藥攻邪。知之不眞。則用之不當。故
必知毒藥爲眞。四曰制砭石小大。上古之世。治不鑄未。故
興砭石爲鍼。則小大之制宜審也。五曰知府藏血氣
之診。人之有形。不外府藏血氣。不明其診。無以行鍼。
故必知府藏血氣之診。凡此五法。俱布立於天下。各
有所宜者。而先施之。此用鍼可以全形。全形可以寶

命也。今末世之制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皆眾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和去聲○制。制鍼之小大也。今末世之制。但知治形。故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眾工所共知也。若夫治神。則上法天。下則地。可以隨應而動。隨應而動。則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此治神之道。無有鬼神。介紹於其間。而獨來獨往。此舉鍼刺之神。以明萬物虛實之數。呿吟至微之方也。帝曰。願聞其道。願聞治神之道。岐伯曰。凡刺之眞。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鍼。一曰治神。故凡刺之眞。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備。所以斂神也。後乃存鍼。神先鍼後也。眾脈不見。眾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神先鍼後。通其經脈。而眾脈若不見。神先鍼

除其內疾而衆凶若弗聞合外以爲內合內以爲外故外內相得必先治神後乃存鍼故無以形先可玩往來乃施於人人有虛實五虛弗近五實弗遠往來者氣機出入也得神則可玩往來施於人者刺其病也得神乃可施刺於人人有虛實謂人之虛實不同也五虛五藏正氣虛也虛則不可鍼故曰弗近五實五藏邪氣實也實則宜鍼故曰弗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瞚瞚瞬同○發舉也瞚轉目也至其舉鍼之際其間不容於轉目爾手動若務鍼耀而勻務專一也勻圓活也手動若務者以手按穴似專一而不移鍼耀而勻者行鍼之時復光耀而圓活也靜意視義觀過之變適自得也清靜其意以視行鍼之義可以觀其自得之變變適變也言不執著之是謂冥冥莫知其形冥冥靜之至也莫知其形變之至也夫靜意視義觀適之變者是謂冥冥而莫知其形也見其烏烏見

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烏烏。烏之疊至也。稷稷。稷之疊聚也。從見其飛。見其鍼之飛耀也。不知其誰。鍼圓活而難按也。夫手動若務。鍼耀而勻者。一如見其烏烏之至。見其稷稷之聚。從見其鍼之飛耀。圓活而不知其誰也。伏如橫弩。起如發機。伏如橫弩。鍼之未舉也。起如發機。鍼之已施也。夫至其當發。間不容瞚者。言未鍼如橫弩之伏。至其當發。如機之速。其間不容於轉瞚也。此皆治神之道也。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五虛弗近。五實弗遠。是但刺其實。不刺其虛。帝欲合虛實而咸刺之。故問何如而治其虛。何如而治其實。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刺虛須實者。刺虛人須內其氣而實之也。刺實須虛者。刺實人須泄其氣而虛之也。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眾物。經脈之氣。

已至於鍼孔，則當專心致志，而愼守勿失也。夫鍼之深淺，皆愼守勿失，故曰深淺在志，而氣之遠近亦皆愼守勿失，故曰遠近若一。其愼守也，則始臨深淵；其勿失也，則手如握虎。其深淺在志，而遠近若一也，則神無營於衆物。○此一節言知天人合一之理，鍼刺神明之道，可以實命，可以全形也。

○八正神明論第二十六篇

八正，天地八方之正位也。天之八正，日月星辰也。地之八正，四方四隅也。合人形於天地四時陰陽虛實，以為用鍼之法，神乎神，獨悟獨見獨明，故曰八正神明也。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令何法何則？服，事也。上篇云凡刺之眞，必先治神，然雖治神，必有法則，以為用鍼之事，帝故問之。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天光，日月星辰也。用鍼之道，上法天時，下則地理，更合天之日月星

辰。以為法則也。帝曰。願卒聞之。法天則地。合以天光。願盡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合以天光者。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也。法天者。候四時之氣也。則地者。候八正之氣也。定。安靜也。人氣安靜。乃行鍼以刺之。此為用鍼之事也。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易去聲。泣作濇○人身血氣。上應於天。是故天氣溫和。日色光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淖液。滋灌也。浮。外行也。血淖液。故血易寫。衛氣浮。故氣易行。若天不溫和而寒。日不光明而陰。則人血凝濇而衛氣沉。凝濇。不淖液也。沉。不浮也。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

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人身血氣不但應天日且應天月也月始生月朔也月生之日衛氣大會於風府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月望也月望則血氣充盛故血氣實而肌肉堅月郭空月晦也月晦則血氣虛微故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傷寒論云血弱氣盡腠理開者是也是以人當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時而調血氣是以天寒無刺寒則堅凝故無刺也天溫無凝溫則流通故無凝也月生無寫不伐其生氣也月滿無補不益其有餘也月郭空無治正氣虛邪不能去也凡此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得時而調乃因天序之盛虛故曰因天之序盛虛之時也移光去形晦而光明地定位日月中天而位定也正立而待整

肅其體。待天人氣盡。然後行鍼。以刺也。凡此皆得時而調也。故曰月生而寫。是謂藏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眞邪不別。沉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重平聲別音逼○月生無寫。故曰月生而寫。是謂藏虛。月滿無補。月滿而補。則血氣揚溢。揚溢於外。則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無治。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亂經則陰陽相錯。陰陽相錯。則眞邪不別。眞邪不別。則邪氣內沉。沉以留止。眞氣不充。則外虛。邪氣相薄。則內亂。外虛內亂。則淫邪乃起。凡此皆不能得時而調也。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星辰躔度。八正定位。何以候之。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四時者。所以分春

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日月之行星辰為之衛是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知日月之行則星辰可候矣八風之邪八正為之位是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知八風之邪則八正可候矣大約四時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人候其氣以時調之也春秋之氣溫和冬夏之氣寒暑以時調之則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工候救之弗能傷也人之受邪生之虛也天之有邪天之虛也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內至於骨內至於骨則入傷五藏其兩虛相感之時而工候救之弗能入傷五藏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靈樞九鍼論云大禁太一所在之日及諸戊巳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處所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腫者欲治之無以其

所直之日潰治之是謂天忌日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凡此皆星辰八正之候也○此一節言法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以爲刺法也

○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上古之世以鍼治病故承上文岐伯法星辰之義而願聞法往古者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黃帝法往古而著鍼經鍼經靈樞經也靈樞首篇黃帝有先立鍼經之語故欲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於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法往古而知鍼經必有驗於來今夫驗於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如冬日寒而夏日溫晦朔虛而弦望盛也即以十月而候四氣之浮沉知春夏日月則氣浮秋冬日月則氣沉也以四氣浮沉而調之於身可觀其氣之立有驗於身也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

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
氣之浮沈。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
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法往古而知鍼經可以觀其
冥冥。夫觀其冥冥者。言形氣
榮衛之不形於外。冥冥然也。而工獨知之。有可觀矣。
工之所以獨知者。亦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并四時
氣之浮沈。與人參伍相合而調之。日月四時之理明。
則人身之理亦明。故工常先見之。然理微而不形於
外。故曰觀於
冥冥焉爾。
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也。是故工
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於外。故俱不能見也。視之
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髣髴。形見之見去聲
○法往古而知
鍼經。可以通於無窮。夫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
也。可傳後世。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於外。

故俱不能見也。而工獨知之。惟不形見於外。故視之無形。嘗之無味。視無形。嘗無味。故謂冥冥而若神髣髴也。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中去聲下同○邪之中人。有虛邪。有正邪。虛邪者。乃八正之虛鄉邪氣。而中於人身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用力則汗。汗出。汗出則腠理開。腠理開而逢虛風。不同於八正之邪。故中人也微。微則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也。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萌芽。病之微也。上工治病。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乘其正氣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若邪病已

(成者。氣已敗而救之。斯為下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而病已成也。救其已敗者。因病而敗之也。)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處上聲○虛邪正邪。深淺不同。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調治之。使經脈無傷。正氣內存。故曰守其門戶焉。能知是也。是雖莫知其情。而能見邪形也。上文云。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今莫知其情者。而能知其情。莫見其形者。而能見邪形也。)帝曰。余聞補寫。未得其意。(補正寫邪。邪各有其法。帝故問之。)

岐伯曰。寫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寫必用

方，其氣而行焉。內音納。○刺欲寫之，則大指退後，食指進前，其孔似方，故寫必用方，就方以義而申解之，則方者，以天人之氣方盛也。天氣盛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人氣盛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也。息方吸，氣始入，故方吸而內鍼，復候其方吸而轉鍼，復候其方呼，氣出之始，而徐引鍼。引猶出也。故寫必用方，候其氣盛而行焉爾。補必用員，員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鍼也。故員與方，非鍼也。員，圓通。○刺欲補之，則大指進前，食指退後，其孔似員，故補必用員，就員義而申解之，則員者，員活其氣，行於周身，故員者行也，行者移，其有餘補其不足，故行者移也。深入爲補，故刺必中其榮，排轉也。復以吸排鍼，候吸入而轉鍼也。吸入而轉，所以補之，故員與方，乃氣之員活，氣之方盛，非但鍼之方員也。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

不謹養。爲之補之，貴得其神，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知形之肥瘦，則加用鍼之淺深矣；知榮衛血氣盛衰，則知方員之補寫矣。由此觀之，則血氣者，乃人之神，而不可不謹養也。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形，何謂神，願卒聞之。數音朔○承知形養神之論，而發其妙，因舉形神而復問之。

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未言神，先言形。形乎形，是有形之可形也。目冥冥，是無形之可形也。有形可形，當問其所病，而索之於經。無形可形，則慧然在前，而按之不得。此有形無形之間，而不知其情，故曰形。情猶實也。若泥跡求形，則非形矣。帝曰：何謂

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神乎神是至神而莫若神也耳不聞是無聲也雖曰無聲覺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矣口弗能言是無臭也雖曰無臭覺與衆俱視而我獨見矣適若昏是無象也雖曰無象覺昭然獨明若風吹雲而見蒼天矣夫無聲無臭無象而獨悟獨見獨明故曰神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診三部九候之法而以形神爲之原則靈樞九鍼之論所言天忌者可不必存於胸中也○此一節言用鍼之道貴得其神得其神而形可不存也

○離合眞邪論第二十七篇

離合眞邪者眞氣邪氣彼此相離勿使合也邪入經脈則眞邪相合從而察之必使眞氣弗失邪氣

邪入．益邪之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寫之．其病立已．寫之立已則合者使離故曰離合眞邪也．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承上篇先知鍼經之意．而言九鍼之道．備載鍼經八十一篇．余已盡通其意．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寫於榮俞．余知之矣．鍼經大義如此．余已知之此皆榮衛之傾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鍼經多論正氣之虛實．未詳邪氣之入經．故以為問．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

數必應於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起猶立也。聖人立人身脈度循行之數，必上應天，下應地。故天有二十八宿之度，人有十二經脈，以應於天。地有十二經水，人有人二經脈，以應於地。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泣作濇，卒音促，俱下同。○地之經水，氣通於天，故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如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濇，凝濇不行也。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沸溢，汎溢也。若陰陽不和，卒風暴起，風行水渙，則經水波涌而隴起。夫邪之入於脈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脈中，循循然。人之經脈，合於經水。

氣通於天若夫邪氣之入於脈也天寒則人血凝濇猶之天寒地凍經水凝濇也天暑則人氣淖澤猶之天暑地熱經水沸溢也虛鄉之邪因入經脈虛而入客猶之卒風暴起故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脈猶言風入於經而動其脈也其至也亦時隴起猶之經水遇風波涌而隴起也其不因於邪則血氣之行於脈中循循然循循次序貌猶之天地溫和而經水安靜也此人之度數所以應於天地也

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其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為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

中去聲處去聲下處同○脈之大會在於寸口其至寸口而中手也則時大時小大則脈氣有餘故邪至小則脈氣凝實故平邪氣之至其行無常處或在血分之陰或在氣分之陽而不可為度從其在陰在陽而察之審其三部九候之中邪之所在卒然逢之勿使真邪相合是當早遏其

路。下文云逢而寫之。其病立已。同一義也。吸則內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內音納。下內鍼之內同。○忤逆也。大氣。鍼下所聚之氣也。方吸則內鍼。其氣始行。無令逆也。當靜其心。久留其鍼。以鍼引邪。無令邪之四布也。方吸則轉鍼。欲以得氣。爲復其故。候呼則引鍼。呼盡鍼乃去。使鍼下所聚之氣。皆出。此寫邪之法。故命曰寫。○此一節言人身經脈。應於天地。邪氣卒至。當急寫之。勿使眞邪相合也。

○帝曰。不足者補之。奈何。邪氣卒至。當急寫之。眞氣不足。則當補之。故爲此問。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爲

故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以至。適而自護。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推退平聲下同彈平聲以至之以已通下以合之以同○抓猶引也補不足者當知其經脈之不足故必先以手捫而循之得其穴道之眞大則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分擘其穴不使傾移然後彈而怒之以進其鍼引而下之以深其鍼適而取之以調其經外引其門使氣脈流通以閉其神使眞氣內存鍼刺留呼其數不同留呼數盡更當內鍼而靜以久留久留者欲以氣至為候復其數故候氣之法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已至仍當調適而自護上文候呼引鍼大氣者出此候吸引鍼使氣不得出各在其鍼刺之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鍼下所聚之大氣留止於內此補王之法故命曰補

帝曰。候氣奈何。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已至適而自護此候氣之法帝復問之

岐伯曰。

夫邪去絡入於經也。舍於血脈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故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逢其衝而寫之。眞氣者。經氣也。經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邪之中人。由絡而經。由經而脈。故邪去絡入於經也。則舍於血脈之中。邪氣始入。未爲寒病。未爲溫病。其寒溫未相得時。如涌波之初起也。起如涌波。則時來時去。時來時去。故不常在。邪不常在。在治之常早。故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邪氣衝突。宜避其銳。無逢其衝而寫之。逢衝而寫。傷其經氣。則眞氣亦傷。夫眞氣者。經氣也。寫之則經氣大虛。故九鍼十二原論曰。其來不可逢。即此無逢其衝而寫之之謂也。故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寫之則眞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

至而病益畜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上文言大盛不可寫

此言已過亦不可寫故曰候邪不審鍼下所聚之大氣已過而復寫之則眞氣外脫脫則不復矣由是則邪氣復至而病益畜故九鍼十二原論曰其往不可追卽此大氣已過不可寫之之謂也

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下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故曰知機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謂也

鍼道至微先後之間不差毫髮不可挂以髮者待邪氣之至時而發鍼以寫矣發鍼不得其時若先若後者傷其血氣則血氣已盡其病留中而不可下下猶退也取刺之道貴得其時故曰知其可取而取之則如發機之神速不知其可取而取之則如扣椎之鈍樸故九鍼十二原論

曰。知機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即此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之謂也。

帝曰。補寫奈何。帝先問補不足。未問寫有餘。故爲是問。

岐伯曰。此攻邪也。不足者補之。帝先問之矣。此復爲補寫之問。則所問專在於寫。故曰此攻邪也。猶言此攻邪之問也。

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眞氣。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溫血也。刺出其血。其病立已。溶溶。流動貌。逆。迎也。溫。通調也。攻邪之法。當疾出其鍼。以去盛血。而復其眞氣。所以然者。此邪新客於身。流動而未有定處也。未有定處。故推之則可前。引之則可止。若迎而刺之。所以通調其血也。通調而刺。出其血。其病立已。此攻邪之法爲然。不使眞邪相合也。

帝曰。善。然眞邪以合。波隴不起。候之奈何。伯言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又言寒溫未相得。

如涌波之起。然有眞邪相合。而波隴不起。則候之奈何。岐伯曰。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調之中府。以定三部。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

別音遍○邪入而波隴不起。則眞氣內虛。邪氣內陷。候之之法。當以心審之。以手捫之。循其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察其左右上下之相失。及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三部九候論云。上下左右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減者死。期者。計其死生之時日也。不知三部者。不能循三部之盛虛而調之也。陰陽不別。不能察其左右矣。天地不分。不能察其上下矣。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不能察其相失

及相減矣能循三部之盛虛而調之必調之中府以定三部二部之中胃氣爲本中府胃府也三部之中又有九候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則不能審其病藏以期之雖有死期之大過且至而工不能禁也太過死期也丁不能禁不能預料也誅罰無過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眞不可復。用實爲虛。以邪爲眞。用鍼無義。反爲氣賊。奪人正氣。無過誅罰則攻邪不當故命曰大惑大經反亂則正氣受傷故眞不可復用實爲虛則虛實不明以邪爲眞則眞邪不別如是以治則用鍼無義反爲氣賊而奪人正氣矣以從爲逆。榮衛散亂。眞氣已失。邪獨內著。絕人長命。予人天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予與同○用鍼無義必至以從爲逆而榮衛散亂反爲氣賊必至眞氣已失而邪獨內著奪人正氣必至絕人長命而予人天殃此因不知三部九

候之理，故不能使人久長於人世也。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邪攻正，絕人長命。不知人之三部九候，因不知合之天之四時、地之五行，不知人之三部九候，因不知天之六氣，因加地之五運相勝，邪反釋之，正反攻之，而絕人長命矣。○此一節申明候氣補寫，當知三部九候，以爲補正寫邪之法也。邪之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寫之，其病立已。上文已言者，而復言之，以明邪氣新客，當急治之，勿使眞邪相合也。

○通評虛實論第二十八篇

通評虛實，猶言統論虛實也。大義，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二語盡之。然有氣熱脈滿而爲重實者，有脈虛氣虛而爲重虛者，有寒滿熱喘、腸澼癲疾、消癉癰疽、腹滿霍亂、五藏痼驚、內外上下、陰陽藏

府諸病。而或死或生或實或虛者。故曰。通評虛實也。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入身經脈貴得其平。故爲虛實之問。岐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虛實者。非但經脈血氣之虛實。乃邪氣盛於人身則實。精氣奪於內藏則虛。是邪實而正虛也。帝曰。虛實何如。既虛既實。人之藏府血氣當何如。岐伯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餘藏皆如此。氣主於肺。行於內外。故氣虛者。乃肺虛也。氣機運行。從下而上。故氣逆者。乃足寒也。邪逆正虛。傷其內藏。故非其剋制之時則生。當其剋制之時則死。不待肺受火剋。諸藏皆有所剋。故餘藏皆如此。帝曰。何謂重實。重。平聲。餘同。○因上文虛實而問重實。岐伯曰。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熱脈滿。是

謂重實。重實者。言人身大熱之病。氣盛而熱。脈盛而滿。陰陽血氣皆實。是謂重實。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何以治之。氣熱脈滿則經絡俱實。故為此問而探其治。岐伯曰。經絡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經絡皆實。氣血盛於陽分。是寸脈當急。而尺則緩也。經實者治其經。絡實者治其絡。經絡皆實。皆當治之。故曰滑則從。濇則逆也。經絡內通血脈。外通皮膚。經絡盛則皮膚滑澤。經絡衰則皮膚濇滯。故曰滑則從。濇則逆也。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藏骨肉滑利。可以長久也。物猶形也。類猶合也。物類者。五藏在內。皮肉脈筋骨有形在外。而合於五藏也。始。先見也。皮濇而虛。則肺藏亦虛。皮滑而實。則肺藏亦實。故夫虛實者。皆從其有形之外合。以先見也。皮合肺。肉合脾。脈合心。筋合肝。骨合腎。故五藏調和於內。骨肉滑利於外。可以長久而永天命也。帝

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承上文經絡皆實。言更有絡滿經虛。經滿絡虛之不同。故有絡氣不足。經氣有餘。并下經虛絡滿之問。岐伯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也。秋冬為逆。春夏為從。治主病者。脈口。寸口也。經氣有餘。則脈口膚熱。絡氣不足。而尺膚寒也。榮衛生會論云。榮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故以寸膚候經。榮為經也。尺膚候絡。衛為絡也。秋冬之氣降而沈。故寸熱尺寒為逆。春夏之氣升而浮。故寸熱尺寒為從。經絡外通皮肉。內通筋骨。膚之寒熱。其病有皮肉脈筋骨淺深不同。實得其主病之所在而治之。故曰治其病者。帝曰。經虛絡滿何如。經虛則經氣不足。絡滿則絡氣有餘。岐伯曰。經虛絡滿者。尺熱滿。脈口寒濇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虛。不足也。滿。有餘也。上文以尺候絡。故絡滿者。尺膚熱而滿。以寸候經。故經虛

者脈口寒而濇也寸爲陽主春夏脈口寒濇故春夏死尺爲陰主秋冬尺熱滿故秋冬生承上文從逆而言故曰此也

帝曰治之者奈何上文言治主病者此不言治帝故問之岐伯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此絡滿經虛當灸陰刺陽灸陰所以補經虛刺陽所以寫絡滿上文經滿絡虛當刺陰灸陽刺陰所以寫經滿灸陽所以補絡虛此以灸刺通於上文則上文治主病者亦當通於此矣

帝曰何謂重虛因上文重實而問重虛岐伯曰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人身陰陽不外脈氣故提脈氣二字上虛者脈氣虛於上之寸部尺虛者脈氣虛於下之尺部脈主陰血氣主陽氣脈虛氣虛則陰陽血氣皆虛是謂重虛

帝曰何以治之岐伯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恇然脈虛者不象陰也如此

者滑則生濇則死也。知其氣脈死生則知施治之法故復言氣脈不言治也所謂氣虛者虛於寸部之陽則言語無常而心主之神明不聰也虛於尺部之陰而爲尺虛者則足骨屈伸不利故行步恇然恇然虛怯貌此言氣之虛也脈之大體有陰有陽若脈虛者浮汎於上有陽無陰不能效象於陰也此言脈之虛也如此此者指氣虛脈虛也氣虛脈虛診得皮膚滑澤則生濇滯則死也蓋氣脈既虛於內皮膚不可不榮於外明氣脈之虛而知其死生則知治之之法矣

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實何如。承上文氣熱脈滿之意言氣熱脈滿是謂重實有寒氣暴上脈滿而實何如暴卒暴也

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上文云滑則從濇則逆下文云從則生逆則死故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是知逆者因濇而逆也

帝曰。脈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脈實滿手足寒是實而逆則死今寒不盡寒而頭復熱何如、

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死。脈浮而濇。濇而身有熱者死。手足寒而頭熱。乃寒中有熱。熱中有寒。春時則寒中有熱。秋時則熱中有寒。故春秋則生。冬氣則全寒。夏氣全熱。今寒中有熱。熱中有寒。不合天時。故冬夏則死。若脈浮而濇。乃越於外而虛於內。濇而身有熱。乃虛於內而越於外。此根氣不足。故皆死。帝曰。其形盡滿何如。承經絡皆實之意而言。經脈絡脈統於周身。不但經絡皆實。而其形且盡滿。何如形。形身也。滿。猶實也。岐伯曰。其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其形盡滿者。陽氣浮越於外。故脈急大堅。而餘於外。尺濇不應。而虛於內也。如是者。故從則生。逆則死。帝曰。何謂從則生。逆則死。岐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上文云。滑則從。濇則逆。今脈急大堅。尺濇不應。如是者。故

滑從則生，濇逆則死。帝復問之，而所謂從者，手足溫和，溫和則滑也；所謂逆者，手足寒冷，寒冷則濇也。反覆辨論，仍明滑則從，濇則逆也。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承上文寒氣暴上，脈滿而實之意，復問乳子熱，脈懸小者何如。

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乳子稟質未充，藉後天乳食以生，故胃氣行於四肢，而手足溫則生；胃氣不行於四肢，而手足寒則死。

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中，去聲，下同。○上文乳子病熱而脈懸小，此言乳子中風熱而脈實大，但舉喘鳴肩息，藉岐伯以申明之。

岐伯曰：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乳子既中風熱，復喘鳴肩息，其脈當實大也。脈實大而緩，脈有胃氣則生；脈實大而急，脈無胃氣則死。

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因上文喘鳴病肺，而問大腸之腸澼也。腸澼者，寒熱之邪傷其陰絡，泄瀉下利也。熱

氣盛而血溢腸外則便血寒氣盛而津溢腸外則下白沫寒熱相搏血與白沫相兼而下則下膿血帝故各聚以問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腸澼便血則陰虛於內身熱則陽虛於外陰陽別論云陰陽虛腸澼死故身熱則死寒者身不熱也不熱則陰虛而陽不虛故生帝曰腸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脈沈則生脈浮則死腸澼下白沫乃寒汁下洩脈沈則血氣內守故生脈浮則血氣外馳故死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腸澼下膿血乃血與白沫相兼而下其脈懸絕則津血內脫生陽不生故死脈滑大則陰陽和合血氣充盛故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濇者曰死以藏期之泄瀉下利屬於腸澼非便血白沫膿血之腸澼故曰腸澼之屬上文言身

熱則死。又言脈懸絕則死。帝承上文之意而言。身不熱。脈不懸絕何如。帝承上文之意以問。伯亦承上文之意以對。夫滑大者。既曰生。則懸濇者曰死。死懸濇。懸絕之漸也。須知腸澼之脈。不宜懸濇矣。懸濇將絕。當以五藏之死日期之。陰陽別論云。肝至懸絕。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

帝曰。癲疾何如。

承上文肺病之喘鳴。大腸之腸澼。而問心病之癲疾。消癉。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癲疾則心不神明。病當何如。

岐伯曰。脈搏大滑。久自已。脈小堅急。死不治。

心不受邪。脈搏大滑。則正氣內持。邪不干藏。故病久當自已。脈小堅急。乃正氣不足。邪必干藏。故死不治。

帝曰。癲疾之脈虛實何如。

心不受邪。則癲疾之脈。宜虛乎。抑宜實乎。

岐伯曰。虛則可治。實則死。

心不受邪。其脈宜虛。故虛則可治。實則邪氣內入。故實則死。

帝曰。消癉虛實何如。

癲疾則心

氣寒消癉則心氣熱故問消癉之脈虛實當何如

岐伯曰：脈實大，病久可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治。火熱而渴，消癉病也。其脈實大，脈病皆為有餘，雖久可治。脈懸小堅，則病有餘，脈不足，久則正氣益虛，故不可治。

帝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皮與肉為形，形度、骨度者，腎之合；脈度者，心之合；筋度者，肝之合。承上文諸病而問形骨脈筋之度，必知內外相合之度，始知致病之由。黃帝復問之。

岐伯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岐伯二字，舊本譌帝，帝今改正。○度有淺深，合於四時，故春亟治經絡，經絡無病，筋度和矣。夏亟治經俞，經俞無病，脈度和矣。秋亟治六府，六府無病，通體之形度和矣。冬則閉塞，閉塞者宜用藥調之，而少鍼石也。閉塞內藏，骨度和矣。

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

之謂也。癰疽不得頃時回。申明所謂少鍼石者，乃骨度無病，勿鍼石以泄之，非癰疽發於骨度之謂也。若癰疽發於骨度，乃少陰神機所主，當亟刺以泄其毒，不得頃時之緩，而使神機之回也。此言癰疽發於骨度也。癰不知所，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旁三痏，與纓脈各二。痏音委，餘篇同。○骨度為陰，故言癰疽。形度脈度筋度為陽，故言癰不言疽。癰發於通體之形度，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故不知其所將成未成，故按之不應手。時腫時消，故乍來乍已。肺主周身之氣，故刺手太陰旁三痏，手太陰旁膺胸之旁也。痏鍼瘢如小瘡也，三痏鍼瘡凡三也。纓脈，結纓兩旁之脈也。各二，左右各各刺其二也。此言癰發於形度也。腋癰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脇上曰腋，少陽行身之側部，合於腋，故腋癰大熱，當刺足

少陽五。以泄其熱。刺之而熱不止。則刺手心主三。心主包絡之脈上抵腋下也。更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大骨之會。臂骨與手交會之處也。此言癰發於脈度也。

暴癰筋緛。隨分而痛。魄汗不盡。胞氣不足。治在經俞。暴。凶暴也。毒氣深入。內傷其筋。則為暴癰。筋緛。隨大筋之分理而痛。謂不掀痛於外。而隱痛於內也。皮毛之魄汗。不盡出於外。由胞中血海之氣。不足於內也。筋緛。胞虛。不可以刺。故治在經俞。治。調治也。使胞中血氣由內達外。則緛者強。壅者通。此言癰發於筋度也。

腹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少陰俞。去脊椎三寸。旁五。用員利鍼。腹中卒暴而滿。太陰脾土病也。按之不下。既滿且硬。不應指而下也。取手太陽經絡者。以小腸居胃下。化物而出。乃胃之募也。取而刺之。以寫腹滿。又取少陰俞。所以行洩其水也。少陰俞。即腎俞也。兩旁去脊椎各開三寸。各刺其五。

用員利鍼者。九鍼十二原論曰。鍼大如氂。且員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蓄胃俞兩旁。不可深刺。故用氂鍼。泄胃藏之水氣。以治腹滿。上文形度骨度脈度筋度。未及於脾。此舉脾病。以足形度之義。

霍亂刺俞旁五。足陽明及上旁三。霍亂。胃病也。霍亂之病。脾胃不和。故亦刺少陰俞旁五。病在陽明。故刺足陽明。及上旁三。陽明胃俞在腎俞之上。故曰及上旁三者。兩旁各三刺也。本經論五藏。必兼言胃。故舉胃病以足五藏之義。

刺癎驚脈五。鍼手太陰各五。刺足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旁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足太陽舊本訛經太陽今改。○癎。癲癎也。驚。震驚也。癎驚之病。病在於脈。故刺癎驚脈有五。其一鍼手太陰各五。肺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出腋下。循臑內。各五者。左右各爲五刺之。所以和金氣也。其一刺足太陽五。膀胱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循足太陽之脈。而五刺之。所

以和水氣也。其一刺手少陰經絡旁者一。心手少陰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心系不可刺，故刺經絡之旁。刺之所以和火氣也。其一刺足陽明一。胃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之交頞中，下循鼻外，上入齒中。刺之所以和土氣也。其一取足上踝五寸上踝五寸。臏足少陽光明穴也。刺三鍼，光明之上下也。刺之所以和木氣也。癇驚之病，陰陽不交，水火不齊，故爲藏府五行之刺，以足藏府五行之義。凡治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高粱之疾也。隔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聾，偏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著也。蹠跛，寒風濕之病也。暴，卒也。蹠，踐履也。跛，不正也。治病之法，各有內外上下之因，當從其因而察之。凡治消癉病起於內，仆擊病起於外。邪在上則偏枯，邪在下則痿厥，邪在中則氣滿發逆，此消

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之病。有虛有實。若肥貴人。則膏粱之疾。而爲有餘也。氣機隔塞而閉絕。以致上下不通。推其致病之由。則卒憂之病也。卒然厥逆。不通於上。則暴厥而聾。不通於下。則二便不調。偏塞閉不通。此暴憂內因之病。故曰內氣暴薄也。不從內暴憂。外中風之病。則兼質。故瘦留著而不去之病也。若足跛履而行不正。非故瘦之疾。乃寒風溼外因之病也。凡此諸病。虛實不同。當察其因而治之。

黃帝曰。黃疸暴痛。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帝因岐伯之言。申明藏府受病。各有所生。知其所生。則知虛實之因。而治之不難矣。黃疸暴痛。癲疾厥狂。病雖發於一時。乃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之氣。貴得其平。五藏不平。由六府不和。故六府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致上下九竅不利。由穀氣少入。穀神內虛。乃腸胃之所生也。

○太陰陽明論第二十九篇

太陰脾土也陽明胃土也胃納水穀藉脾氣運行充於府藏而經脈以和四肢以榮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爲太陰陽明論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爲表裏脾胃脈也生病而異者何也陽明爲表太陰爲裏太陰主脾陽明主胃脾胃表裏皆屬乎土何以生病而異岐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更平聲太陰陰也陰在內陽明陽也陽在外是陰陽異位也春夏爲陽則陽實陰虛秋冬爲陰則陰實陽虛是更虛更實也春夏爲陽而陰盛則逆秋冬則從秋冬爲陰而陽盛則逆春夏則從是更逆更從也陰在內爲陽之守陽在外爲陰之使秋冬從陰春夏從陽

陰陽互從。是或從內。或從外也。一歲之中。所從不同。故發而為病。亦有陰陽之異名也。

帝曰。願聞其異狀也。

有異名。必有異狀。狀名之實也。

岐伯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為喘呼。入五藏則䐜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

天為陽。故陽者。天氣也。主外。地為陰。故陰者。地氣也。主內。陽剛有餘。陰柔不足。故陽道實。陰道虛。陽主外。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陰主內。故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府為陽。故陽受之。則入六府。藏為陰。故陰受之。則入五藏。入六府。則陽氣外浮。不歸於陰。故身熱不能時臥。而上為喘呼。入五藏。則陰寒內盛

不利於陽。故䐜滿閉塞。下爲飧泄。而久爲腸澼。此陰陽不同。而府藏外內之病。所以異也。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故陽受風氣。陰受溼氣。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溼者。下先受之。

喉司呼吸。肺氣所出。故喉主天氣。咽納水穀。下通於胃。故咽主地氣。風爲陽邪。故陽受風氣。溼爲陰邪。故陰受溼氣。陰氣從下而上。上而外。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手指之端。陽氣從外而上。上而下。故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陽氣在上。上而極。則乃下。陰氣在下。極則始上。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極乃下也。傷於溼者。下先受之。極乃上也。此陰陽不同而

風淫上下之病。所以異也。○此一節論府藏外內風淫上下。而太陰陽明之病。所以異也。○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上文言府藏外內。風淫上下受病之異。未明其狀。故有脾病而四肢不用之問。四肢不用。其狀異矣。岐伯曰。四支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今脾病。不能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為去聲下同○稟猶受也。四肢皆受氣於胃。而陽明胃氣。不得至於四肢之經。必因於脾。乃得至經而受氣於胃也。今脾病不能為胃行其津液。則四肢不得受胃中水穀之氣。而水穀之氣。外行四肢。內資五藏。氣日以衰。肺主氣也。脈道不利。心主脈也。而肝主之筋。腎主之骨。脾主之肌肉。皆無水穀之氣以生。故四肢不用焉。所以脾病而四肢不用也。帝曰。

脾不主時何也。肝心肺腎。主春夏秋冬四時。脾不主時。故舉以問。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長上聲。○脾不主時者。以脾藏屬土。位治中央。常以春夏秋冬四時。爲肝心肺腎四藏之長。一時各十八日寄治。一藏之中。其主七十二日。所以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著。昭著也。胃土水穀之精。昭著於外。由脾藏之氣運行。故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萬物皆生於土。故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經脈上下。資生於土。故上至頭。下至足。無處不周。雖欲主時。不可得也。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爲之行其津液。何也。上文云。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故問脾胃皆屬土。以膜相連。何以能爲胃行

其津液。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陽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爲之行氣於三陽。厥陰爲一陰。少陰爲二陰。太陰爲三陰。故足太陰者。三陰也。足太陰主脾。其脈中貫胃。下屬脾。上絡嗌。而脾土之氣。通於五藏之陰。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三陰主五藏也。陰主裏。陽主表。故陽明者表也。胃納水穀。爲五藏六府之海也。稟太陰之運動。而亦爲之行氣於三陽。三陽主六府也。

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太陰行氣於三陰。陽明稟太陰之氣。而行氣於三陽。足五藏六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受氣於陽明。實受氣於太陰。故脾藏爲胃行其津

液所以以膜相連而能爲之行其津液也若脾藏不爲胃行其津液則四肢不得稟陽明水穀之氣氣日益衰肺氣虛也陰道不利即脈道不利心氣虛也而肝主之筋腎主之骨脾主之肌肉皆無陽明水穀之氣以生故四肢不用焉○此一節言太陰脾藏爲胃行其津液而充於府藏達於四肢所以脾病而四肢不用也

○陽明脈解論第三十篇

承上篇太陰陽明論而更爲陽明脈解也陽明屬土故惡木陽明熱甚故惡火陽明厥逆故惡人四肢實則登高熱盛則棄衣不欲食則妄走皆陽明經脈之病有生死虛實之殊故以爲解

○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爲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願聞其故惡去

聲下同○靈樞經脉論云胃足陽明之脉病則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帝引此以問岐伯對曰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聞木音而驚者陽明胃脉屬土土惡木尅之義帝曰善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脉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其惡火者陽明主肉其脉血氣皆盛邪客之則熱甚而惡火也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悗悗則惡人厥厥逆也悗驚顧也陽明惡人者胃絡之脉不能上行外達則厥逆厥逆則喘急而驚顧驚顧則惡人也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喘悗之證有死有生故復問之岐伯曰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胃絡上合心包旁通支脉今胃氣厥逆病連少陰之心藏則死

病連心包之經脈則生

帝曰。善。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

陽明病甚則發狂。故舉以問

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

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故四肢者。諸陽之本也。今陽氣有餘而盛。盛則充溢四肢而實。實則能登高也。

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

其棄衣而走者。陽明火熱。盛於周身。故棄衣欲走也。

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歌者。何也。

詈音利。下同。○登高棄衣。外狂也。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歌。內狂也。故復問之。

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疏。

陽氣火氣

也。心之所主也。陽氣充盛，則心主血脈不和，故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歌也。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上文有不食數日踰垣上屋之間，故言而不欲食。惟不欲食，故踰垣上屋而妄走也。不欲食而妄走，是四肢稟氣於胃，胃以飲食爲本之義。

○熱論第三十一篇

此論經脈之熱病也。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溼氣主之；少陽之上，火氣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風熱溼火燥寒，六氣之本也。厥陰、少陰、太陰、少陽、陽明、太陽，六氣之標也。凡人之生，主氣之次，始於厥陰，從於太陽，從陰而陽，循環無已，所謂神轉不回。若病傷寒，則始於太陽，終於厥陰，從陽而陰，所謂回則不轉，乃失其機。此云巨陽、陽明、少陽等，乃人身三陽三陰之經脈也。巨陽受之，陽明受之，少陽受之等，乃三陽三陰各受寒邪而病熱也。一日巨

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等乃以六日而明六經也三陽三陰各受為病一日受者七日愈二日受者八日愈三日受者九日愈四日受者十日愈五日受者十一日愈六日受者十二日愈究而言之皆一日受而七日愈期雖有次非一定也兩感於寒則一陰陽俱病府藏皆傷不免於死氣化無形經脈有形故下節有刺熱之篇復有評熱之論此篇祗論人身經脈受病不論標本氣化後仲景傷寒論論標本氣化者與此熱論不同也

○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不知其解願聞其故人身經脈調和則無寒無熱經脈不和則或寒或熱故熱病者皆傷寒之類其病或愈或死期日不同故以為問

岐伯對曰巨陽者諸陽之

屬也。其脈連於風府。故爲諸陽主氣也。巨陽。太陽也。陽熱之氣。病于通體。故曰巨陽。諸陽之氣。皆巨陽通體所主。故巨陽者。諸陽之屬也。若論其脈。則上連督脈之風府。督脈督於陽。故爲諸陽主氣也。

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熱病者。傷寒之類。故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者人身陽熱之氣。陽常有餘。故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陽脈受寒。陰脈亦受寒。陰陽皆受。府藏俱傷。故必不免於死。所以或愈或死也。

帝曰。願聞其狀。病經脈之有形。則有諸脈受病之狀。故願聞之。

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強去聲○試以六經受病言之。如傷寒一日。通體之巨陽受之。上文云其脈連於風府。風府項也。從項而上。故頭項痛。從項而下。故腰脊强。此巨陽之脈受病爲然。今以一日受之而明其狀。

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臥也。陽明之脈。則以二日受之。而明其狀。陽明者土也。故陽明主肉。其脈起於鼻。交頞中。旁約太陽之脈。故俠鼻絡於目。主肉。故身熱。絡於目。故目疼。俠鼻。故鼻乾。陽明胃不和。故不得臥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少陽之脈。則以三日受之。而明其狀。少陽者木也。故少陽主膽。其脈下胸中。循脇表。其支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故循脇絡於耳。循脇。故胸脇痛。絡耳。故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藏者。故可汗而已。結上文三陽受病。非必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故三陽經絡一日皆受其病。三陽主六府。而未入於三陰之五藏。故可汗而已。此熱雖甚不死也。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

於嗌。故腹滿而嗌乾。太陰之脈。則以四日受之。而明
其狀。其脈屬脾絡胃。挾咽連舌
本。故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嗌。布
胃中。故腹滿。絡於嗌。故嗌乾。
五日少陰受之。少陰
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少陰之脈。
則以五日
受之。而明其狀。其脈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
挾舌本。故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少陰水火不
相交濟。故口
燥舌乾而渴。
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
肝。故煩滿而囊縮。厥陰之脈。則以六日受之。而明其
狀。厥陰肝脈過陰器。抵小腹。故厥
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厥陰木氣
逆。火氣盛。故煩滿。循陰器。故囊縮。
三陰三陽。五藏六
府。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則猶即也。結
上文三陰受
病非必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故內之三陰。
外之三陽。內之五藏。外之六府。一日皆受其病。致榮

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較之兩感於寒。不免於死者。更甚也。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其不兩感於寒。屬經脈之熱病。皆以七日環復。病衰而愈。由此觀之。則上文所云一日受二日受者。乃循次言之。非一定不移之期日也。會悟聖經。當勿以辭害志。帝曰。治之奈何。治得其宜。不必七日始愈。故以爲問。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脈。病日衰已矣。藏脈者。如上文太陰脾藏之脈。少陰腎藏之脈。厥陰肝藏之脈也。治之而各通其藏脈。則病日漸衰而可已。如

是則免於死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若病在三陽其未滿三日而在外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而在內者可泄而已如是不必七日環復而始愈矣

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承汗已泄已之意而問時有所遺未全愈者何也

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強上聲食音飼藏如字()諸遺者乃熱甚之時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又言若此者皆外熱之病已衰而內熱有所藏因其穀氣與所藏之熱相薄相薄則陽明胃熱與所藏之熱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

帝曰善治遺奈何病遺未愈何以治之

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矣視其經脈之虛實調

其陰陽之逆從。如是以治。可使病之必已。而無遺矣。而復治之。不若當其病時。而禁忌之。故問病熱何禁。

帝曰。病熱當何禁之。病有所遺。

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病熱少愈。未全愈時。毋食肉。毋多食。食肉則重濁難消。熱病當復。多食則穀氣相薄。病有所遺。食肉多食。此其禁也。

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脈應與其病形何如。應平聲○形。猶狀也。諸脈受病之狀。上文詳言之。此復問兩感於寒之脈狀。

岐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言。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所謂兩感

於寒者巨陽與少陰陽明與太陰少陽與厥陰皆表裏雌雄相應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巨陽之脈狀則頭痛病少陰之脈狀則口乾而煩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病太陰之脈狀則腹滿身熱病陽明之脈狀則不欲食譫言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病少陽之脈狀則耳聾病厥陰之脈狀則囊縮而厥夫三陽以胃氣為本三陰以神氣為先水漿不入胃氣絕矣不知人神氣亾矣至六日則不能環復而死言巨陽少陰陽明太陰少陽厥陰皆以六日為期而死死則一日二日三日有次序而非一定亦當意會者也

帝曰。五藏已傷。六府不通。榮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承上文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之意而問三日乃死非卽死矣

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長上聲○五藏六府神氣運行皆稟

氣於胃。故陽明者。乃十二經脈之長也。陽明多氣多血。故其血氣盛。不知人。則神氣已絕。而陽明之氣未絕。故不知人三日。其陽明之氣盡。故死矣。雖不卽死。猶之死也。乃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故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而發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而發者為病暑。溫。猶熱也。暑。熱之極也。暑熱之病。汗出而散。溫熱之病。亦當汗出。故暑當與汗而皆出。勿止。汗雖多。不可止之也。上文熱病。隨感隨發。與寒氣留連伏匿而發者不同。故舉溫暑以別上文熱病之意。

〇刺熱篇第三十二篇

岐伯承上篇熱論。而立刺熱之篇。以明熱病之在經脈也。經脈內連五藏。故上篇言經脈之熱。此言

五藏之熱。而五藏之熱。有在於脈者。有見於色者。在脈在色。證有先兆。知其先兆而刺治之。則得矣。

○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

腹。小腹也。員員。周轉也。肝主疏泄。故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肝脈過陰器。抵小腹。故腹痛。木氣不達。故多臥。火氣有餘。故身熱。邪正相持。則為熱爭。熱爭則狂言。熱傷血分也。及驚。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也。脇滿痛。肝脈布脇肋。邪客之而滿痛也。手足躁。風淫末疾。肝病風生。則躁擾也。不得安臥。臥則血歸於肝。肝病而血不歸也。庚辛甚。金尅木也。甲乙大汗。自得其位而起也。氣逆。肝氣自逆也。始焉熱爭。繼則氣逆。不但庚辛甚。而庚辛且死。治之之法。當取陰陽藏府之相為表裏者而均刺之。故刺足厥陰少陽。

中明氣逆者其經脈之氣自逆也肝與督脈會於巔故其逆則頭痛員員而周轉所以致頭痛員員者以肝脈與督脈相引而上衝於頭也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太陽

卒音促○樂喜樂也心氣舒緩則樂

故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然後乃熱邪正相持而熱爭則卒心痛而煩悶也善嘔火熱上炎也頭痛陽氣上逆也面赤心熱也無汗不得陰液以相滋也壬癸甚水尅火也丙丁大汗自得其位而起也氣逆心氣自逆也始焉熱爭繼則氣逆故氣逆則壬癸死當急刺手少陰太陽以救其逆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兩頷痛甲乙甚戊巳大汗氣逆則甲乙

死。刺足太陰陽明。頭重。土虛疲倦之象。故脾熱病者先頭重。頭重下視則頰痛。脾絡注心中。故煩心。土虛木剋。故顏青。脾病善噫。故欲嘔。脾熱病故身熱。邪正相持而熱爭。致身半以下身半以上氣機不和。則腰痛而不可用俛仰也。腹滿泄。脾熱下行也。兩頷痛。脾熱上行也。甲乙甚。木剋土也。戊己大汗。自得其位而起也。始焉熱爭。繼則氣逆。逆則甲乙死。當急刺足太陰陽明以救其逆。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惡去聲淅然。如水灑身之意。厥。寒厥也。肺主皮毛。故肺熱病者。先淅然寒厥。從毫毛而起。厥起毫毛。故惡風寒。舌上黃。內熱也。身熱。外熱也。邪正相持而熱爭。則喘咳。肺主膺胸。其俞在背。故痛走胸膺背。既喘既欬。則不得太

息氣上不下，則頭痛不堪。皮毛隔發，肌表不和，故汗出而寒。丙丁甚，火尅金也。庚辛大汗，自得其位而起也。肺氣自逆，則丙丁死。當急刺手太陰陽明，以救其逆。

腎熱病者，先腰痛䯒痠，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䯒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己死。刺足少陰太陽。

數音朔，強去聲。○腰乃腎府，故腎熱病者先腰痛。腎主骨，故䯒痠。腎爲水藏，不能上濟其火，故苦渴數飲水。腎虛病熱，故身熱。邪正相持而熱爭，爭於上則項痛而強，爭於下則䯒寒且痠，足下熱，爭於中則不欲言。其腎氣自逆，精髓不能循脊注項，故項痛員員員員。申明員員者，乃精氣不充而澹澹然，非若頭痛員員之周轉也。戊己甚，土尅水也。壬癸大汗，自得其位而起也。腎氣逆，則戊己死。當急刺足少陰太陽，以救其逆。

出血如大豆，立已。

此七

字舊本在刺手太陰陽明下，今改正於此。○承上文諸刺而言，若出鍼之時，出血如大豆，則邪熱去而經脈和，其病當立已。

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也。此衍文也。下文云：諸當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大出也。誤重於此。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上文五藏熱病在於經脈，此言五藏熱病見於氣色也。熱，火病也。赤，火色也。肝木居左，故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火居上，故心熱病者，顏先赤。五色論云：庭者，顏也。庭猶額也。脾土居中，故脾熱病者，鼻先赤。肺金居右，故肺熱病者，右頰先出。腎水居下，故腎熱病者，頤先赤。頤，顴間口角也。五藏病雖未發，先見赤色於面部者，當即刺之，勿使其病，此名曰治未病也。

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而已；其

刺之反者。三周而已。重逆則死。諸當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大出也。諸治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處。身寒而止也。（重平聲○總結上文之義而言寒可治熱也熱病從）部所起者。如肝熱病小便先黃。心熱病先不樂。脾熱病先頭重。肺熱病先淅然。腎熱病先腰痛。又如肝熱病先頰先赤。心熱病先顏先赤。脾熱病先鼻先赤。肺熱病右頰先赤。腎熱病頤先赤者是也。至期而已者。如肝病期甲乙。心病期丙丁。脾病期戊己。肺病期庚辛。腎病期壬癸。至本位日期而病已也。其刺之反者。如肝病刺足厥陰少陽。心病刺手少陰太陽。脾病刺足太陰陽明。肺病刺手太陰陽明。腎病刺足少陰太陽。皆刺之而反逆為從。至三周而病已。三周三日也。重逆則死者。如肝病氣逆庚辛死。心病氣逆壬癸死。脾病氣逆甲乙死。肺病氣逆丙丁死。腎病氣逆戊己死。氣逆而治之。復逆。是謂重逆。重逆則死。不待庚辛壬癸

等日也諸當汗者全其所勝日汗大出如甲乙大汗丙丁大汗等乃本氣勝王之日而大汗也諸熱病者如五藏經脈熱病五藏氣色熱病也治之之法以飲之寒水乃刺脈之以治其熱裏熱既愈外熱未除必寒衣之居止寒處至身寒無熱而止也總結上文而言熱以寒治也

熱病先胸脇痛手足躁。刺足少陽，補足太陰，病甚者為五十九刺。足少陽之脈循胸過脇故熱病先胸脇痛胸脇痛則手足躁當刺足少陽以通其經少陽病不已應傳太陰故補足太陰以禦其傳刺之不愈而病甚者當為五十九刺水熱穴論云頭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諸陽之熱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寫胸中之熱也氣街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寫胃中之熱也雲門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寫四肢之熱也五藏俞旁五此十者以寫五藏之熱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熱之左右也

熱病始手臂痛者，刺手陽明太陰，而汗出止。始猶先也

手陽明之脈起於手指循臂而上故熱病始手臂痛者當刺手陽明太陰而汗出止手太陰之脈亦循手臂故言之故

熱病始於頭首者刺項太陽而汗出止足太陽之脈上額交巔絡腦下項故熱病始於頭首者當刺項太陽而汗出止項太陽猶言足太陽也

熱病始於足脛者刺足陽明而汗出止足陽明之脈循脛下足故熱病始於足脛者當刺足陽明而汗出止

熱病先身重骨痛耳聾好瞑刺足少陰病甚為五十九刺好去聲○熱病先身重者少陰樞轉不利也少陰主骨故骨痛腎氣不注於耳故耳聾腎精不充於目故好瞑當刺足少陰以通其經刺之不愈而病甚者亦為五十九刺

熱病先眩冒而熱胸脇滿刺足少陰少陽眩冒而熱乃少陰腎精不升熱病之起於少陰也胸脇滿乃少陽經脈不和熱病之起於少陽也少陰為陰樞少陽為陽

樞。樞轉有乖。而病熱。故合少陰少陽而並刺之。太陽之脈。色榮顴骨。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陽之脈色也。見音現下同

脈。經脈脈也。色。赤色也。顴骨屬腎。少陰之所主也。上文熱病有在脈者。有在色者。此合脈色而並論之。故言太陽之脈。而赤色榮於顴骨。是太陽脈色之熱病也。其病但在脈。於脈未榮顴骨之時。則榮未交。醫工必曰。今且得汗。待其王時。而病可已。若王時無汗。病不能已。復與厥陰經脈相爭。而見赤色者。虛陽外浮。死不期不過三日。蓋六氣運行三日。三陽三日。三陰。陰病不能出陽。陽病不能合陰。則死。申明色榮顴骨。是其熱病內連於腎。本俞論云。少陽屬腎。故曰少陽之脈色也。

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

者。死期不過三日。面旁曰頰。頰前。亦顴骨也。夫少陽雖屬腎。而少陽為陽。少陰為陰。故少陽熱病之脈色。亦與少陰爭見。大義與上文同。熱病氣穴。三椎下間。主胸中熱。四椎下間。主鬲中熱。五椎下間。主肝熱。六椎下間。主脾熱。七椎下間。主腎熱。榮在骶也。項上三椎。陷者中也。熱病氣穴。猶言熱病刺法。當取氣穴而刺之也。三椎下間。主刺胸中之肺熱。四椎下間。主刺鬲中之心熱。五椎下間。主刺肝熱。六椎下間。主刺脾熱。七椎下間。主刺腎熱。此五藏氣分之熱病而取氣穴以刺之。蓋氣為陽。主上。榮為陰。主下。若榮血之熱病。其穴在脊骨盡處。故曰榮在骶也。申明三椎者。從項上數之而為三椎也。下間者。椎下椎上陷者中也。蓋大椎乃脊骨之第一椎。從項上數之。則大椎為三椎。如是推之。諸椎皆得矣。頰下逆顴。為大瘕。下牙車。為腹滿。顴

後爲腸痛頰上者鬲上也觀面色所見之部而知內藏所主之病頰下赤色上逆於顴則爲大瘕而主腎病其色下逆於牙車則爲腹滿而主脾病其色逆於顴後則爲腰痛而主肝病其色在於頰上者則病在鬲上而爲心肺之病也此復舉面部上下所見之色以徵五藏熱病之義

○評熱病論第三十二篇

熱論論熱病之在脈刺熱論論熱病之先見評熱論熱病之變證風厥勞風腎風風水皆熱病之變舉而評之故曰評熱病論

○黃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溫猶熱也溫熱之病汗出當愈今汗出輒復熱而脈更躁疾不爲汗衰且神志不守而狂言胃氣不和而不能食此熱病變證病名爲何岐伯對

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汗乃陰液外出於陽陽熱不從汗解復入之陰名曰陰陽交交者正不勝邪邪復傷正故死也]帝曰願聞其說。[願聞陰陽交而致死之故]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卻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

也胃府水穀之精出而爲汗故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之精令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卻而穀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穀精之氣也令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能食則穀之精專補益經隧今不能食者精無俾也俾補益也不能食精無俾致熱病留而不去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靈樞熱病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躁疾不與汗相應此正氣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腎藏之志神志相依失志則失神故失志者死夫不能食一死也汗出而脈躁疾二死也狂言失志三死也令見三死不見一生始之病溫難愈亦必死也所以詳明陰陽交而致死之說也

帝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爲汗解此爲何病承上文汗出復熱之死證復舉汗出煩滿之病以問之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風爲陽邪性主

開發凡汗出而身發熱者風也汗乃陰液外出於陽今汗出而心煩胸滿不解者乃陰竭陽虛不相交濟是爲厥也此因風致汗因汗致厥病名曰風厥帝曰願卒聞之願盡聞風厥之義岐伯曰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爲表裏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也通體之氣巨陽主之故先受邪巨陽主表少陰主裏故少陰與其爲表裏也巨陽少陰相爲表裏故巨陽得表熱之病則少陰裏陰之氣上從之從之而陰加於陽則厥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表裏刺之飲之服湯厥則外陽內陰不調和矣治之之法當表裏刺之和其外內飲之服湯調其陰陽此詳明熱病汗出煩滿而爲風厥之變證也帝曰勞風爲病何如勞煩勞也勞風煩勞內虛生風病也承上文風厥而問勞風亦熱病之變證也岐伯曰勞風法在肺下其爲病也使

人強上冥視，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此為勞風之病。

强惡俱去聲○肺下，心也。煩勞則傷心，故勞風之病法在肺下。心脈從心系上挾咽，繫目系，病則不能挾咽繫目，故其為病也，使人強上冥視。火氣內炎，故唾出若涕。風淫經脈，故惡風而振寒。凡此皆為勞風之病。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救俛仰。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欬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也。

治之之法，當調和經脈以救俛仰。經脈調和，則俛仰自如，強上可愈。巨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從巔絡腦。救其俛仰，不使強上，斯時巨陽能引精上行者，三日而冥視愈；中年精氣稍虛者，五日而冥視愈；老年不足於精者，七日而冥視愈。始則唾出若涕，至此復欬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

若身中出。則病當愈。若不能出。則火熱傷肺。傷肺者則死。此言勞風爲病。火氣盛而肺金傷。則死也。

曰。有病腎風者。面胕痝然。壅害於言。可刺不。痝音芒餘篇同不否同○皮裏肉外曰胕。痝然。腫貌。氣道不利。則壅害於言。此腎風之病。可刺治否。心腎皆屬少陰。承上文心病之勞風。而復問腎風也。岐伯曰。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而胕腫而難言。腎氣虛也。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腎藏之氣必至。而爲病。一日一藏。五日之後。復至其藏而發病也。帝曰。其至何如。其氣至之病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胸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欬。病名曰風水。

論在刺法中。偃猶卧也。腎爲生氣之原。氣至而病必少氣。少氣則時熱。其時熱也。從胸背上至於頭。經脈虛。故汗出手熱。津液虛。故口乾苦渴。氣不化。故小便黃。水道不利。故目下腫。腸胃虛寒。故腹中鳴。足膝不力。故身重難以行。任脈虛。故月事不來。土氣虛。故煩不能食。腑腎不交。故不能正偃。正偃則欬。此腎風之病。腎受風邪。風行水渙。故病名曰風水。論在刺法中者。水熱穴論云。腎汗出逢於風。傳爲胕腫。本之於腎。名曰風水。

帝曰。願聞其說。帝欲詳明其義。故下文岐伯一一以明之。

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申明少氣時熱汗出者。凡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如陰氣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申明小便黃者。膀胱之氣不合太陽而外出。是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

甚。上迫肺也。申明不能正偃者，乃胃中土氣不和也。正偃則欬甚者，腎邪上迫於肺也。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申明目下腫者，凡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帝曰：何以言？申明未盡，故復探之。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水者陰類也，目下亦陰也。脾為陰中之至陰，而主腹。是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此復申明水氣之日下腫也。真氣上逆，故口苦舌乾，口乾苦渴者，口苦舌乾也。津液內竭，真藏之氣上逆，故口苦舌乾。此申明口乾苦渴之義也。臥不得正偃，正偃則欬出青水也。諸水病者，故不得臥，臥則驚，驚則欬甚也。臥不能正偃者，乃臥不得正偃。正偃則欬者，乃正偃則欬出青水也。凡諸水病者，水氣上逆，故

不得臥。不但胃中不和也。臥則驚。驚則欬甚。不但上迫肺也。此復申明不能正偃。乃水氣上逆。正偃則欬甚。乃水氣凌心。不但胃不和上迫肺也。

腹中鳴者。病本於胃也。腸胃居於腹中。虛寒則鳴。故腹中鳴者。病本於胃也。此申明腹中鳴之義也。

薄脾則煩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脾脈從胃上膈。注心中。邪薄於脾。則煩而不能食。夫胃主納。脾主運。食不下者。由於胃脘之附隔也。此申明煩不能食之義也。

身重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也。胃脈循脛下足。身重難以行者。由胃脈在足。而胃脈之經脈虛也。此申明身重難行之義也。

月事不來者。胞脈閉也。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胞脈主衝任之血。月事不來者。乃胞脈閉也。中焦取汁。奉心化赤。血歸胞中。故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水氣上迫肺。心氣不得

下逆，故月事不來也。此中則月事不來之義也。帝曰：善。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循背裏，故胸中會咽喉，絡脣口，游滲及膚，行於周身。月事不來，由於胞脈之閉，則熱從胸背上至頭手熱，亦由胞脈之熱，帝故善之，不復問也。

○逆調論第三十四篇

調，調和也。逆調，逆其寒熱水火榮衛之氣，不調和也。寒熱逆調，則為煩，為痺；水火逆調，則為肉爍，為攣節；榮衛逆調，則為肉苛；藏氣逆調，則為息喘也。

○黃帝問曰：人身非常溫也，非常熱也，為之熱而煩滿者，何也？此承上篇之意而復問也。上篇云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故問人身非常溫也，非常熱也。又云有病身熱汗出煩滿，故問為之熱而煩滿者何也。

岐伯對曰：陰氣少而

陽氣勝。故熱而煩滿也。溫病熱病。熱而煩滿。皆由陰氣少。而陽氣勝。陰氣少故熱。陽氣勝。故熱。熱而煩滿也。溫熱無異。故總答之。

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何。寒者熱之對。故因熱而問寒。人身非衣寒。表無寒也。中非有寒氣。裏無寒也。寒從中生者。寒氣從內而外出也。岐伯曰。是人多痹氣也。陽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陽主熱。陰主寒。病在陰者。名曰痹。寒從中生。是人多痹氣也。多痹氣由於陽氣少。陰氣多。陽氣少。故身寒。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此言寒熱逆調而爲煩爲痹也。

帝曰。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炙如火者。何也。人身之熱。逢風。風之寒則減。人有四肢熱。逢風之寒。更如炙如火。其熱不減。其故何也。岐伯曰。是人者陰氣虛。陽氣盛。四支者陽也。兩陽相得。而

陰氣虛少。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獨勝而止耳。逢風而如炙如火者。是人當肉爍也。長上聲下同○熱者。陽氣也。是人有熱者。乃陰氣虛陽氣盛。身在內。四肢在外。故四肢者陽也。以氣盛之陽。合四肢之陽。兩陽相得。而陰氣虛少。陽者火也。陰者水也。陰氣虛少。則少水不能滅兩陽相得之盛火。而陽獨治。獨陽不生。故獨治者不能生長也。惟此獨勝而止耳。獨勝而止。肌肉如焚。故逢風而如炙如火者。是人當肉爍也。

帝曰。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然不凍慄。是為何病。人身之寒。溫熱可愈。有身寒而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寒之極矣。然不凍慄。是為何病。亦因上文極熱而問極寒也。

岐伯曰。是人者。素腎氣勝。以水為事。太陽氣衰。腎脂枯不長。一水不能

勝兩火。腎者水也。而生於骨。腎不生。則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一水不能勝兩火七字在下悮重於此衍文也。○寒者陰氣也。是人有寒者。下素腎氣勝。腎氣勝則以水爲事。以水爲事。故太陽陽氣衰。太陽氣衰。則爲孤陰。孤陰不長。故腎脂枯不長。大腎者水也。而精水生於骨。腎脂枯不長。則腎不生。腎不生。則骨髓不能滿。故寒甚至於骨。所以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也。所以不能凍慄者。肝一陽也。心二陽也。腎孤藏也。一水不能勝二火。故不能凍慄。病名曰骨痺。是人當攣節也。寒甚至骨。宜凍慄矣。所以不能凍慄者。腎水生肝木。肝爲陰中之陽。故肝一陽也。少陰合心火。心爲陽中之陽。故心二陽也。腎爲陰中之陰。故腎孤藏也。一陽二陽火也。孤藏水也。今一水不能勝二火。故雖寒甚至骨。而不能凍慄也。寒在於骨。病名曰骨痺。骨痺者。骨節拘攣。是人當攣

節也。此言水火逆調，而獨陽不生，則爲肉燥；孤陰不長，則爲攣節也。

帝曰：人之肉苛者，雖近衣絮，猶尚苛也，是謂何疾？

苛，猶虐也。承上文寒熱之義，言人有不因寒熱，而肌肉如虐，雖近衣絮，何不能和，是謂何疾。

岐伯曰：榮氣虛，衛氣實也。榮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榮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與志不相有，曰死。

榮衛之氣，相將而行，若榮氣虛，則衛氣實也。申明榮氣虛則不仁，不仁，不知痛痒也。衛氣虛則不用，不用，不能轉舒也。榮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而肉苛如故也。人身與五藏之神志相依，若人身與志不相有，則形志相離，故死。此言榮衛逆調，則爲肉苛也。

帝曰：人有逆氣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有不得臥而息無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

臥行而喘者。有不得臥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臥臥而喘者。皆何藏使然。願聞其故。同是逆氣不得臥。而息有音。息無音。則異。同是息有音。而起居如故。與不得臥則異。喘病相同。有得臥行而喘。有不得臥行而喘。而喘則異。此藏氣逆調而息喘。故問何藏使然。

岐伯曰。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下行。故息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本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本訛下今改〇不得臥而息有音者。足陽明經脈之逆也。足三陽之脈。皆從頭走足。故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蓋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下行。今陽明氣逆。不得從其

下行之道，故不得卧也。評熱論云：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安卧也。此本經之言，而言胃不和則卧不安，即此陽明逆不得從其道之謂也。此申明不得卧而息有音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絡脈逆也。絡脈不得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絡脈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藏之絡脈逆也。絡脈在外，內通於經。今絡脈不得隨經上下，故肺氣留經而不行於絡。絡脈在外，病人也微，病微故起居如故。留經不行，故息有音也。此申明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

夫不得卧，卧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津液，主卧與喘也。夫不得卧，卧則喘者，是水寒之氣客於肺也。夫水者，循腸胃之津液而流行也。腎爲水藏，津液之主。今水氣之客，故主不

得臥與喘也此申明　帝曰善不得臥而息有音由於不得臥臥而喘也　胃氣之逆則不得臥而息無音亦由胃氣之逆起居如故而息有音由於肺絡之逆則得臥行而喘亦由肺絡之逆不得臥臥而喘由於水氣之客則不得臥不能行而喘亦由水氣之客帝故默會其義而善之此言藏氣逆調則爲息喘也

卷三終

總校章炳森校